

國學叢刊

郭虛中編著

正中書局印行

白居易評傳

## 自序

像這樣的一本平凡而淺薄的小書，原不必寫什麼序，也沒有什麼序可寫，但通例在一本書的前面應該有如此這般的一篇文字，於是我便從無可爲序之中，勉強也來序幾句，蓋遵例也。

從小我就有這種嗜好，喜歡讀舊詩詞。十幾年來，我無論奔南走北，行篋中總有幾部我所愛好的詩詞集。前年東渡日本，爲怕麻煩，所帶的書籍很少，且多係參考的類書，詩詞集則僅有杜少陵集、白香山集和王鵬運的四印齋所刻詞而已。後來在東京神保町的書坊中看見一部日本刻的白香山集，無意中就把它買來，閒時便與我所帶的四部叢刊本合着讀，并校注其不同之字。至去年暑假，在東京市外的一個鄉村裏過夏，又帶這兩部書去讀，讀之不足，居然就寫起所謂評傳來了。當時僅寫了三章，因學校已上課，暫時擱下，到寒假纔讀完。今年回上海，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一面略加整理，一面增補一些材料，遂成此書。前後所費的時間共不滿四個月，益以參考書缺乏，其淺陋可知。此不過給一般愛好白居易的朋友們對這位社會詩人得一點系統的認識而已。若藉以義理，則笑絕冠纓矣。





053040

## 第一章 導言

政治社會的變動，給予文學的影響非常深大。唐自統一中國之後，一直到安祿山之亂，中間的一百三十多年，是內無兵亂，外無敵患的太平世界，故文壇上也籠罩着歌舞昇平的氣象。一般詩人們，有的去做他專講詞藻，講麗音節鏗鏘的古典文學的繼承者；有的去做他專講恬靜，溫和，清雅，澹遠的自然文學的歌唱者；有的去做他專講酸腐婦人的頹廢文學的崇拜者。他們對現實的人生非常漠視；對現實的社會離開很遠。他們是主張『爲藝術而藝術』。可是世間的一切，都不能永恆的守着一定的狀態，終於大變動來了！他們的時代的喪鐘也響了！

安祿山亂作，動地而來的漁陽鼙鼓，不獨驚破了九重城闕裏的霓裳羽衣曲，同時更敲醒了一些人的太平迷夢。詩人們一向安靜的神經，給刺激於驚恐，憤怒，憂愁，悲哀種種情緒而緊張迸裂，於是他們的一枝慣寫歌舞昇平的彩筆，不能不轉而爲呼愁號苦的工具了。這一着，成了唐代詩歌史上極端的轉變；立在這轉變期前頭的代表者，是寫實派的開山祖杜甫。他以萬竅怒號的情感，把筆端浸染上幾千萬生民流離死亡的血淚，寫出那憂深痛絕的詩句，裝成中國文學史的最光榮的一頁。到了元和、長慶時代，雖然社會的景象漸恢復到大騷亂以前的平

治形成了中興的局面，但詩人們除了一派還施展他那洩色瀉業的大手筆去作歌功頌德的文字外，另一派卻都受了杜甫的影響和感動，耳際還繚繞着這位偉大詩人的慘號的餘音，回憶過去五六十年的痛苦，察看眼前累朝遺留着的積弊，使他們在瞻眺這縹緲的光榮前途之餘，生着無限的憂慮，於是他們便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提出根本的主張，認定文學這個東西，不是光拿來吟風弄月的，應該要用作救濟社會，改善人生的利器；最好是能夠『補察時政』，否則至少也得能夠『洩導人情』。由着這種文學主張的出發，使他們的作品就傾向於社會問題的方面，樹起『人生藝術』的旗幟。他們比杜甫還前進一步，杜甫的情感是一時刺激的反應，態度是消極的，思想是未成系統，手腕是客觀的描寫；而他們的情感是痛定思痛的反應，態度是積極的，思想是已成系統，手腕是主觀的諷諭。他們的領袖是白居易和元稹。

白居易的文學主張，可以說全部都包括在『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的十四字裏。他認定文學不是無所為的，而是為人生而作的，為救人救世而作的，為着他既具這種『為人生而藝術』的主張，所以他的作品便力求『大衆化』、『通俗化』，『要使人人一讀就懂，以達到『見者易喻』、『聞者深誠』的幾個目的。』

墨客揮犀上說：

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曰：『解』，則錄之；不解，則又復易之。

這可以想見他當時是用什麼見地來做詩了。

白居易詩的特點是在「平易」兩字和韓愈的險怪恰立在反對的地位。清人趙翼的甌北詩話上說：

中唐詩，以韓孟元白爲最。韓孟尙奇警，務言人之所不敢言；元白尙坦易，務言人所共欲言。試平心論之，詩本性情，當以性情爲主。奇警者，猶第在詞句間爭難鬥險，使人蕩心駭目，不敢逼視，而意味或少焉。坦易者，多觸景生情，因事起意，眼前景，口頭語，自能沁人心脾，耐人咀嚼。此元白較勝於韓孟。世徒以輕俗譽之，此不知詩者也。

這可算精闢中肯的批評。

居易的詩因爲具平易的特點，所以流傳很廣。不但流行於本國，且傳到日本。新羅去白居易自己給元稹的信說：

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娛樂，他賓，諸妓見僕來，指而相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婦孺、處女之口，往往有詠僕詩者。

元稹在白氏長慶集序上也說：

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牆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至於詩寫模勒，銜賣於市井。

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其甚者，至於盜竊名姓，苟求自售，雜亂間廁，無可奈何。余嘗於平水市中見村校諸童競習詩，名而問之，李曰：『先生教我樂天之詩。』……又雞林賈人求市頗切，自云本國宰相，海以百金換一篇，其甚偽者，宰相輒能辨別之。

的確，這真是『白篇章已來，未有如是流傳之廣者』了。

總之，白居易是一個大衆詩人。他的詩平易而有才華，只要有話便說，不稍帶勉強和裝飾，如珠之在盤，周轉溜走，無不如意，唯其能『隨筆抒寫，無求工見好之意』，才會成爲他的真的『工』，真的『好』。再加以他在有的地方能把理解與天才融合爲一，其成功最大，最不可及。

以上不過略述唐詩變遷的大勢，以及白居易在當時的地位和根本的思想，使得先了解這個詩人的大體。別的在下面各章詳細的說。

## 第二章 白居易的一家

白居易字樂天，太原人。他的祖先怎樣，我們看他自己作的故堂縣令白府君事狀裏說得很詳細。

白氏辛姓，楚公族也。楚熊渠太子建奔鄭，建之子騰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爲名將。乙丙已降是也。裔孫曰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於咸陽，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於太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爲太原人。

白氏出於楚之公族，而千古的飛將軍白起，就是他的祖先。白起的二十三代孫建，仕於齊，官至五兵尚書，贈司空，建之子士通，仕唐，做過利州的都督。士通之子志善，爲朝散大夫，尙衣奉御。志善之子溫，爲朝散大夫，檢校都官郎中。溫之第六子鯨，就是居易的祖父，白起的二十七代孫。

白居易一生的文章事業的成就，固然有他自己特異的才能，但和他的家庭環境也有很密切的關係。他的祖父白鯨，已經是以文學起身的人，其學問性格，影響於居易不少。

白鯨幼好學，長文章，工五言詩，有集十卷傳世。年十七，以明經及第，因爲他的顯赫底才能，見重於當時的朝

列，故及第後，便授任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等。他在酸棗縣時，治理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其器宇，甚愛重之。及任滿，令狐章奏請進其官級，遂充滑臺節度使，凡軍府的要務，多咨詢之。居年餘，鏐欲答知遇之恩，便直言令狐章之失，章不聽，他便留書貽章，不辭而去。第二年，他又被選授河南府鞏縣令。他從鹿邑一直做到鞏縣，都能好好地兼牧民之職，以清直靜理聞名於當時。他為人沉厚和易，寡言多可，雖不妄吐意見，然關涉是非邪正的事情，皆能辨而守之。他的詩才的深富，性情的鯁直，傳於居易而大伸張。他在大曆八年五月三日歿于長安，年六十八歲。那是居易出世的第二年。

比白鏐更直接薰陶及居易的幼年時代的，是鏐的妹妹，居易的姑祖母（也就是他的外祖母）陳夫人。陳夫人在家裏時，能以和順事父母，鏐愛之如子。及嫁與陳潤，能以柔正事夫，潤敬之如賓。自鏐和潤去世之後，她撫育居易兄弟，不遺餘力。她善琴書，工刀尺，學藝才能兼備。歿于貞元十六年，那時居易已二十九歲。後年，居易作某墓誌銘，銘曰：「恭惟夫人，女孝而純，婦節而溫，母慈而勤。嗚呼！謹揚三德，銘于墓門。恭惟夫人，實生我親。實撫我身，欲養不待，仰號蒼旻。嗚呼！豈寸魚之心，能報東海之恩。」祇看這寥寥數語，就可知居易銘感她的恩德之深了。

白鏐有五個兒子：季庚，季殷，季軫，季寧，季平。季庚爲長子，就是居易的父親。天寶末，以明經出身。他的詩文雖不稱世，但才器不讓其父。及第後，解褐，授蒲山縣尉，歷左武衛兵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中元年，授彭城縣令。那時季正已反，其勢難當，朝廷憂虞，計無所出，季庚勸本州刺史李希歸朝廷，自己當討賊之衝，晝夜攻拒，苦戰有大

功。德宗嘉之，從朝散郎起授朝散大夫，從彭城令擢拜徐州別駕，賜緋魚袋，充徐州觀察判官。當時的制詔上有云：『今州將忠謀，翻然效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賞，俟茲而授，宜加佐郡之命，仍寵殊階之序。』這也不是偶然的事了。到貞元初，朝廷念其奮勳，加檢校大理少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司州事。後以其政績卓著，爲本道觀察使皇甫政所聞薦，又除檢校大理少卿，兼襄州別駕。遂於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歿于襄州官舍，年六十六。時居易二十三歲。

白居易的夫人，居易之母，是陳夫人的女兒，與季庚係表兄妹。她八歲喪父，十五歲嫁季庚，那時季庚已四十歲，兩個相差二十六年。居易是她十八歲時生的。她有她母親的氣質，其才德足爲賢婦的儀範。并且她也通達學問，能善教其子。居易自己記她說：『別駕府君卽世，諸子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教導，恂恂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十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夫人慈訓所至也。』她歿於元和六年四月三日，年五十七。那時居易已四十歲，正營檢校達的時候。

居易有父祖的文章事業，有外祖母的慈愛，有母親的學德，處處都給他以深厚的素養，無怪其日後之得成名了。

白居易有四個兒子：長名幼文，次卽居易，三名行簡，四名金剛奴。幼文曾做過饒州浮梁縣主簿，其生平不甚稱世。元和十二年歿于浮梁。居易的祭文中有說：『伏惟哥，孝友慈惠，和易謙恭，發自修身，施於爲政，行成門外，信

及朋僚。廉幹露於官方，溫重形於酒德。冀資福履，保受康寧，不謂纔及中年，始登下位……從這裏，我們得彷彿幼文的人物和事業。金剛奴幼聰慧，七歲能誦詩賦，八歲會讀書彈琴，可惜九歲便夭折了。故居易的同胞兄弟，能顯名于世的，只他和行簡兩人。

白行簡字知退，貞元末年及第，得官，旋以事罷。後復起授左拾遺，累遷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寶曆二年冬卒。早居易二十年。他的詩文都不錯，尤精於辭賦，文士皆師法之。有文集十卷，全唐文中占一卷，全唐詩中占一卷。他更會寫很好的小說，如李娃傳，三夢記皆甚有名。居易和他極友愛，相待如賓客，他死後，他的兒子龜兒都由居易自己教養成名的。

居易還有一個從祖弟白敏中，他及第於長慶初年。太和七年丁母憂，退居下邳。會昌初，爲殿中侍御史。武宗久聞居易之名，及卽位，欲重用之，宰相李德裕以居易年已衰老，乃奏請敏中的辭藝人物極似居易，於是卽日召爲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至會昌末，登宰相。白氏中以他爲最榮達。其詩占全唐詩一卷，其文占全唐文一卷。

居易對兄弟間的感情非常深篤。當居易在江州時，行簡在巴蜀，後來行簡從巴蜀來江州，與居易共居，居易和他在飲酒的時候，有詩示之云：

今且一樽酒，歡暢何怡怡！此樂從中來，他人安得知？兄弟唯二人，遠別恆苦悲。今春自巴峽，萬里平安歸。復有雙幼妹，笄年未結褵。昨日嫁娶畢，良人皆可依。愛念兩消釋，如刀斷羈縻。身輕心無繫，忽欲凌空飛。人生

苟有累，食肉常如餓；我心既無苦，飲水亦可肥。行誼勸爾酒，停盃聽我辭。不羨鄉國遠，不嫌官祿微。但願我與爾，終老不相離。

在這詩的最後四句，寫出居易的友愛之情是如何地親切。

居易已經及第，行簡又及第，後來到敬中及第時，居易作詩喜之，兼示所懷云：

自知羣從爲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轉於文墨須留意，貴向煙霄早致身。莫學爾兄年五十，蹉跎始得掌絲綸。

此詩是說他們兄弟前後及第，言外有不勝喜慰之概。的確，像這樣的奇遇，真是人生不易得的樂事。白居易一門，可謂彬彬多賢了。

居易的父親娶妻很晚，居易也很晚。元和元年尉盩厔時，他作戲題新栽舊後詩云：

移根易地莫憔悴，野外庭前一種春。少府無妻春寂寞，花開將爾當夫人。

這時居易已三十五歲，尙未娶妻，故以此詩寄其感慨。及至三十八歲，除左拾遺時，他發了一個女兒名叫金鑿，有金鑿子醉日詩云：

行年欲四十，有女曰金鑿，生來始周歲，學坐未能言。慙非達者儂，未免俗情憐。從此累身外，徒云慰目前。若無天折忠，則有婚嫁牽，使我歸山計，應遲十五年。

這樣看來，他娶妻總在三十五歲至三十八歲的兩三年間。他的夫人楊氏，是楊穎士的從父妹，也是一位很賢慧的女人，居易對她的感情很好，常有詩給她。茲一舉其贈內詩云：

生爲同室親，死爲同穴鬼。他人尙相勉，而我與君對。貧賤固窮士，妻賢忘其貧。囊缺一農夫，妻敬儼如賓。陶潛不營生，翟氏自纍纍。梁鴻不肯仕，孟光甘布裙。君雖不讀書，此事耳亦聞。至此千載後，傳是何如人。人生未死間，不能忘其身。所須者衣食，不過飽與溫。蔬食足充飢，何必膏粱珍。繒絮足禦寒，何必錦繡文。君家有貽訓，清白遺子孫。我亦貞苦士，與君新結婚。庶保貧與素，偕老同欣欣。

他的長女金鑿，三歲時便夭折了。那時居易還未曾養過第二個兒子，所以金鑿的死給他格外悲傷，有詩哭之：

豈料吾方病，翻悲汝不全。臥驚從枕上，扶哭就燈前。有女誠爲累，無兒豈免憐。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慈淚隨聲迸，悲傷遇物牽。故衣猶架上，殘藥尚頭邊。送出深林巷，看封小墓田。莫言三里地，此別是終天。

及謫江州的四年中，他便生了三個女兒，他有『遠謫四年徒已矣，晚生三女擬如何』句，這三個女兒裏，大的名阿羅，非常聰明，居易有詩詠之云：

……撫養雖嬌駿，性識頗聰明。學母畫眉樣，效吾吟詩聲。……

後來居易到五十八歲的一年才生了一個兒子名叫阿崔，這時居易真喜出望外，他作詩云：

謝病臥東都，羸然一老夫。孤單同伯道，遲暮過商瞿。豈料髮成雪，方看掌弄珠。已衰寧有髮，雖晚亦勝無。闌入前宵夢，桑懸昨日弧。里閭多慶賀，親戚共歡娛。膩剃新胎髮，香綉小絳緇。玉芽開手爪，酥釀黝肌膚。弓冶將傳汝，琴書勿墜吾。未能知壽夭，何暇慮賢愚。乳氣初離殼，啼聲漸變雛。何時能反哺，供養白頭烏？

可是造物弄人，居易這一顆掌珠，竟又於三歲夭折了。他在哭崔兒的詩中，描寫着暮年喪子的悲痛之情，真是一字一淚！詩云：

掌珠一顆兒三歲，鬢雪千莖父六旬。豈料汝先爲異物，常憂吾不見成人。悲勝自斷非因劍，暗眼加昏不是塵。懷抱又空天默默，依前重作鄧攸身。

於是居易一生就沒有兒子。乃將自己晚年的慰藉之情移求之於姪兒龜兒的身上。龜兒也很聰明，幼時就解吟居易嘗有開龜兒詠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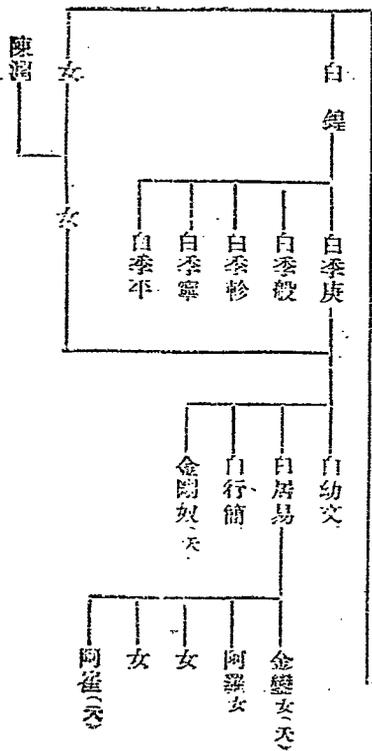
麟渠已解詠詩章，搖膝支頤學二郎。（居易行二，故稱）莫學二郎吟太苦，幾年四十鬢如霜。

總之，白氏的一家，其聰穎才慧，可謂出自遺傳。所謂「聰明有種」，這話也是真的。

下面附作白氏世系表，做這一章的終結。

白 族 易 評 像

白起 — (二十三代) 白建 — 白士道 — 白志善 — 白温



## 第三章 白居易的生平

### 一 懷才未遇的少年時代（七七二——七七七）

白居易以代宗大曆七年（七七二）正月二十日生於鄭州新鄭縣（今河南新鄭縣）東郭宅（見自撰醉吟先生墓誌）他生有夙慧，六七個月時，乳母抱弄於書屏之下，有向他指「之」「無」兩字的，他雖口不能言，而心已默識，後百十次試之，皆能指之不差。及五六歲（七七六——七七七），便學作詩。九歲（七八〇）已憶得聲韻。他既有那樣穎悟的天資，加上他那有才學的母親的薰陶，所以早年就具備詞人之資了。十二歲（七八二——七八三）時，他似乎纔離開生長地，到他父親的徐州任所去。他的宿樂陽詩有云：「生長在樂陽，少小辭鄉園。……去時十一二，今年五十六。」自十三歲至十五歲（七八四——七八六）的幾年裏，他以避難遊於越中。此時的情懷已具着憂愁與苦悶，一面是「關河千里別，風雪一身行」，一面是「家貧憂後事，日短念前程」。集中的江南詩，都是這時候作的。如江南送北客詩云：

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餘。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

十五六歲（七八六——七八七）時，他知道有『進士』，於是便助起功名的念頭，刻苦讀書。這時他初到京師，據自己所作的詩文去謁見當時的名士顧況，況能交，而性情剛慢輕浮，益以位高望重，對後進的文章都看不上眼，及見居易之文，不覺大為驚服，親自迎門禮遇曰：『吾謂斯文遂絕，復得吾子矣！』他又以詩示況，況初見他的名字時，戲之曰：『長安米貴，居大不易。』及閱詩至『賦得古原草送別』中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句，乃歎譽曰：『有才如此，居亦不難。』可是他這時正值貧病羈旅，所以在『當道車騎帝王州』裏，卻長嘆着『明月春風三五夜，萬人行樂一人愁！』

十七歲（七八八）的一年，他作的詩很多，中間詠王昭君的兩絕，為後世所傳誦的佳作，亦足以顯見他少年時代的作風之特色。詩云：

滿面胡沙滿鬢霜，眉銷殘黛臉銷紅。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卻似畫圖中。

漢使卻迴頻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十八歲（七八九）的一年，他曾患過一次大病。我們的詩人，在這小小的年紀裏，竟以『久為勞生事，不學蠶生道』而發『年少已多病，此身豈堪老』之歎了。

居易的父祖雖都做過官，但他們皆是以清廉自守的人，故家道並不充裕。在居易的少年時代，殊覺窮困，真是『窮巷秋多雨，貧家愁早寒』的寒酸光景。由於環境的支配，他到二十歲（七九一）時纔舉秀才。二十以後，

他便愈加苦學，他給元微之的信說：

二十已來，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腐，革不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鬢警然如飛蠅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文所致。

世間能成就事業學問的人，沒有不刻苦勵志的。居易既生有識「之」「無」的夙慧，但也曾「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地苦幹過的啊。

居易的少年時代，強半都在亂離中過旅遊的生涯。他的一生，要算這時代最苦悶了。那時的情景是——

孤舟三適楚，羸馬數經秦。晝行有飢色，夜寢無安魂。東西不暫住，來往若浮雲。離亂失故鄉，骨肉多散分。江南與江北，各有平生親。平生終日別，逝者隔年聞。朝憂臥至暮，夕哭坐達晨。悲火燒心曲，愁霜侵鬢根。

終於使他「馬瘦衣裳破」，覺得「始知爲客苦，不及在家貧」而至「憶歸復愁歸，歸無一囊錢」的境地。

人的心情終竟是跟着環境變遷的。居易自及第以後，因生活安適，所作的詩，常表現一種滿足的情緒，并不見什麼特異的色彩。獨這少年時代，爲着家貧苦學，世亂流離的緣故，所作的詩，「愁」的成分最多。茲略舉一些，以觀其特異。

客心貧易動，日入愁未息。（秋江晚泊）

夜深醒後愁還在，雨滴梧桐山館秋。（宿桐廬館）

旅愁春入越，鄉夢夜歸秦。（江樓望歸）

馬上垂鞭愁不語……（途中寒食）

此生知負少年春，不展愁眉欲三十。（長安早春旅懷）

萬人行樂一人愁。（長安正月十五日）

愁人起望鄉。（宿樟亭驛）

同時，他在這愁苦的生活裏，常發厭世之音，如咸亨藥花寄正上人一詩，已早開其歸佛的端緒。詩云：

今日階前紅芍藥，幾花欲老幾花新。開時不解比色相，落後始知如幻身。空門此去幾多地，欲把殘花問上人。

最後我們可以拿居易在悲哉行裏的兩句來做他這一時代的總說——

可憐少壯日，適在貧賤時。

## 二 一舉成名的得意時代（七九八——八一四）

貞元十四年（七九八——二十七歲）居易終竟把十五六歲時所知道而期望着的『進士』得到了。

舉苦學，一舉成名，其情可知。其及第後歸親留別諸同年詩云：

十年常苦學，一上謬成名。擢策未爲貴，賀親方始榮。時輩六七八，送我出帝城。軒車動行色，絲管舉離聲。得意減別恨，半酣輕遠程。翩翩馬蹄疾，春日歸鄉情。

雖然他還說『擢策未爲貴』但在『翩翩馬蹄疾』的衣錦還鄉的當兒，他畢竟是得意到連別恨都減了。

貞元十九年（八〇三——三十二歲），他赴部試以拔萃科及第，授校書郎。這是他做官的開場。那時他移家到長安，卜居於渭村。雖然他一面覺得這官職太小，不足以發展其大才，而生『小才難大用，典校在祕書』之嘆；但一面卻也『上樂時和歲稔，萬物得其宜，下樂名途官閒，一身得其所』了。不久，以趨公之不便，乃寓居於常樂里。這時他的生活已經相當安適，所謂——

茅屋四五間，一馬二僕夫，俸錢萬六千，月給亦有餘；既無衣食牽，亦少人事拘。（常樂里閒居偶題十六韻）  
的境況，比當年『窮巷厭多雨，貧家愁早寒』的光景，自然勝得多了。爲着『官小無職事，閒於爲客時』（首夏同諸校正遊開元觀因宿觀月）於是在這『長安名利地』便能享受『終夜清景前，笑歌不知疲』（同上）的樂趣。

元和元年（八〇六——三十五歲）春，居易能校書郎，與元稹將應制舉，退居於上都華陽觀，閉戶累月，作樂林七十五門，陳論當時的政事。四月，憲宗詔策元稹人第一等，授拾遺，他入第四等。以『語切不得爲諫官』乃補盩厔（在陝西）尉。是年冬十二月赴任。自然，一個趨走之吏，在他的心裏當不滿意。我們看他那時作的京兆

清新裁遣詩：

汚澤貯濁水，水上葉田田，我來一長歎，知是東溪邊。下有清泥污，馨香無復全，上有紅塵撲，顏色不得鮮。物性猶如此，人事亦宜然。託根非其所，不如遺棄捐。昔在溪中日，花葉剝青蓮，今來不得地，顛顛府門前。

就可知他所寄寓的『鬱鬱不樂』之慘了。於是，他在任的幾個月裏，過的是『無日花間不醉狂』（醉中留別）（六兄弟）的生活。當他『半醉騰騰信馬迴』的時候，便唱出『數日非關王事繁，牡丹花盡始歸來』（醉中歸）的情懷。這時，他的朋友陳鴻、王質夫都在盤屋，他們時常一道遊翁山，勝寺最有名的長根歌，就是這時候作的。這裏舉他的官舍小亭閒望詩：

風竹散清韻，煙槐凝綠姿，日高人吏去，閒坐在茅茨。葛衣禦時氣，蔬飯察朝飢，持此聊自足，心力少營為。亭上獨吟罷，眼前無事時，數峯太白雪，一卷陶潛詩，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茲。迴謝爭名客，甘從君所嗤。

以代表他這時的心境。

元和二年（八〇七——三十六歲）的秋天，居易被召為進士的試官，取蕭潛為第一事舉，為集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學士。可是他終竟感覺到自己的才能還未得發展的機會，而發『其奈丹墀上，君恩未報何』之感。這時他直禁中，至活也很閒適。松齋自題云：

非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況

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直入君門，晚歸臥吾廡，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此將過日，自然多晏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

雖然他自謂「才小分易足」，其實以他的大才對這「非賤亦非貴」的地位，正恐是未足呢。所以他是把「形骸」方寸，委付於「順動」，「空虛」，「晏如」地「將過日」罷。

元祐三年（一〇八二——三十七歲）五月，居易拜左拾遺。這一下，他的忠鯁爽直的襟懷，始得其所展了。他在新發拾遺獻書中述其對於職守的所見道：

拾遺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愛也；所以重其選者，使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也。夫位未足惜，然後能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

爲着「上不忍負恩，下不忍負心」，故授官以來，竟使他「食不知味，寢不遑安」的，而「唯思粉身以答殊寵」。於是他，便決心走上直言之路。

當他感到「紅顏未老恩先斷，斜倚薰籠坐到明」的哀怨時，他便以「上則虛給衣食，有供饋糜費之煩；下則離隔親族，有幽閉怨曠之苦」的理由請求揀放宮人。這也是居易的人道主義的表現。

時憲宗欲以河東王鐔爲宰相，居易上奏力諫不可，他的奏狀中說：

王鐔在鎮日，不恤凋殘，唯務差稅，淮南百姓，日夜無寧，五年謀求，百計侵削，錢物既足，部領入朝，誑爲羨餘，

親自進奉，凡有耳者，無不知之。今若授同平章事，臣恐四方聞之，皆謂陛下得王鶚進奉而與宰相也。臣又恐諸道節度使，今日已後，皆割剝生人，營求宰相，私相謂曰：誰不如王鶚邪？

這簡直把王鶚罵得和江洋大盜一樣了。以王鶚當時的地位，怕沒有人敢和居易一樣的開這麼大的口吧。幸憲宗竟是明主，便納諫，廢其議。

後來王承宗叛，憲宗詔承瓘率師討之。居易又上狀，竭力反對：

……豈有制將都統而使中使董之？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臣伏以陛下自春宮以來，則曾驛使承瓘，歲月既久，恩澤遂深，望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陛下憐其忠赤，當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於治亂，朝廷制度，出自於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廢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何不思於一時之間，而取笑於萬代之後……（論承瓘職名狀）

這一下來得更兇了！不獨直斥皇帝的寵臣，還請出祖宗的家法來教訓皇帝了。看他那後面的兩句，簡直不是對皇帝說話的奏狀，幾乎成了討逆的檄文。居易究竟不愧諫臣的風度！當時憲宗見其狀，怒謂李絳曰：『白居易小子，朕拔擢致以名位，今無禮於朕，朕實難堪！』李絳答曰：『居易所以不避死無巨細而直諫者，蓋欲酬陛下拔擢之恩耳。今若斥之，非所以發揚盛德也。』憲宗然其言，遂多聽納居易之言。當元稹被貶謫時，他曾上奏力為辯護，但不得果。其他所諫的甚多，這裏不再多舉。

但居易究未便時常把這樣的直言拿到皇帝的面前去，於是就另想一個方法——『月請諫紙啓奏之間，有可以救濟人病禱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故他自己最得意的那些諷諭詩（新樂府十五首在內）都是這時候的產物。居易終以這頓直而受人怨忌，後乃至被貶。

元和五年（八一〇——三十九歲），拾遺的年限已滿，當改官，居易以母老家貧，自請乞京府職，憲宗從其言，除京兆府戶曹參軍。居易喜而作詩曰：

詔授戶曹掾，捧詔感君恩。感恩非爲己，祿養及吾親。弟兄俱簪笏，新婦儼衣巾。羅列高堂下，拜慶正紛紛。俸錢四五萬，月可奉晨昏。廩祿二百石，歲可盈倉囤。喧喧車馬來，賫客滿我門。不以我爲貧，知我家內貧。置酒延賀客，客容亦歡欣。笑云今日後，不復憂空樽。答云如君言，願君少逡巡。我有平生志，醉後爲君陳。人生百歲期，七十有幾人。浮榮及虛位，皆是身之資。唯有衣與食，此享相關身。苟免飢寒外，餘物盡浮雲。

這時他固然是因爲『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而收斂鋒芒，然一面也覺到『水闊波翻覆，山藏路險巖』的可畏，所以『忘身命，護肝膽』的話不再說了，卻感着『苟免飢寒外，餘物盡浮雲』。

元和六年（八一——四十歲），居易丁母憂，罷官退居渭村。做了八年官，一時得稍安息，自然身輕心閒得多。故適意詩云：

十年爲旅客，常有飢寒愁。三年作諫官，復多尺素羞。有酒不暇飲，有山不得遊。豈無平生意，拘牽不自由。一

轉歸僧上，泛如不繫舟，置身世事外，無喜亦無憂。終日一蔬食，終年一布裘。寒來彌懶放，數日一梳頭。朝睡足始起，夜釣醉即休，人心不過遠，適外復何求。

官沒有做，生活自然是不充裕，但在『塵埃常滿額，錢帛少盈囊』（涪村退居）的時候，他還能以『朝衣典杯酒』（同上）來博一醉，這又不愧是詩人的風度。

在這開居的三年中，他作的詩很多，大半都屬於閒適的一類。他此時的形跡，頗似當年陶淵明的『歸來』之後，於是：

曾家釀新熟，雨中獨飲，往往醉醒，終日不醒，懶放之心，彌覺自得，故得於此而忘於彼者，因詠陶淵明詩，適與意會，遂做其體，成十六篇。醉中狂言，醒輒自哂……（效陶淵明體詩序）

茲於十六首中舉其一以代表他此際的心境和生活：

原生衣百結，顏子食一簞，歡然樂其志，有以忘飢寒。今我何人哉，德不及先賢。衣食幸相屬，胡爲不自安。況茲清澗曲，房處安且閒，榆柳百餘樹，茅茨十數間。寒負簷下日，熱濯澗底泉。日出猶未起，日入已復眠。西風滿村巷，清涼八月天。但有雞犬聲，不聞車馬喧。時傾一樽酒，坐望東南山。稚姪初學步，牽衣戲我前。卽此自可樂，庶幾顏與原。

元和九年（八一四）四十三歲）冬，服滿入朝，拜太子左贊善大夫。他的初授贊善大夫早朝寄李十二

助教詩云：

病身初謁青宮日，衰貌新垂白髮年。寂寞曹司非熱地，蕭條風雪是寒天。遠坊早起常侵鼓，瘦馬行遲苦費鞭。一種共君官職冷，不如猶得日高眠。

在那『寂寞曹司』做一個冷官，把他開得『經旬不出門，竟日不下堂』（寄張十八）了。

總之，居易從及第後到這時止的十六七年間，可算是他生平最得意的時代，也是他生平的思想最積極的時代。雖然除了三年的諫官外，其餘的官職都使他覺得有難展大才的悵悶，而常入開逸之路，但他還希望復有讓他做諷諭詩，說人所不敢說的話的機會。誰知『蓄意未果，望風爲當路者所擠』（舊唐書），竟使他『流徙江湖，四五年間，幾瀕蠻瘴』（同上）。於是他不能不捲起救世主義的旗子，去做個獨善其身的醉吟先生了。

### 三 貶謫江州的失意時代（八一五——八一八）

元和十年（八一五——四十四歲）七月，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寃，乞急捕賊以雪國恥。時在位宰相以居易職居贊善大夫，并非諫官，惡其越位，且素忌居易的人，便趁這機會橫言說他浮華無行，說其母因鬻花墜井而死，而他作賞花詩及漸井詩，甚傷名教。於是宰相乃奏貶居易爲江州刺史，詔出，中書舍人王涯復上疏譏居易不宜使治郡，遂追詔，改江州司馬。這些事不過是他貶逐的導火線，其遠因實由於他以前所作的諷刺

時事詩歌，得罪了不少人的緣故。他自己與元九書中說得很明白：

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且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提軍要者切齒矣。……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

是年秋，他赴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任。路過望秦嶺時，感慨成一詩云：

草草辭家髮後事，遲遲去國問前途。望秦嶺上回頭立，無限秋風吹白鬚。

當他動身時，他的家人還在後，及至商州，乃得會合同赴。有發商州詩云：

商州館裏停三日，待得妻孥相逐行。若比李三猶自勝，兒啼婦哭不開聲。

時元微之聞居易貶謫的消息，寄詩云：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黯風吹雨入寒窗。

居易在舟中得此詩，爲之惻然，後給微之的信說：「此句他人尙不可聞，況僕心哉？」這也得知元白的交誼了。

從長安至江州的遙遙數千里的途程上，居易做了很多詩，最能代表他當時的心境的，是放言五首，茲舉一

首：

泰山不要欺，毫末顏子無心羨老彭。松樹千年終是朽，桂花一日自爲榮。何須戀世常憂死，亦莫嫌身漫厭生。生去死來都是幻，幻人哀樂繫何情？

能夠把死生用一「幻」字了卻，那麼對這小小的貶謫，當可「恬然自安」，而以「正如原是九江人」自解了。江州左有匡廬山，右有潯陽江，江山之間，風物都美。居易既能「識時知命」，不爲謫逐而寡歡，且司馬的職位大開，歲廩有數百石，俸錢有六七萬，生事亦可無憂，優遊其間，倒覺比從前享福得多。他自己說：

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以容與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司馬廳記）

到任的第二年，他的弟弟行簡從巴蜀來江州，與居易共住。居易有名的琵琶行，就是在這年的秋天送客溢浦口時，聞隔船的商人婦夜彈琵琶，招之作數曲，聽其絃身世，有感而作的。但後人不少懷疑他非真爲琵琶女而作，不過借題發揮，寄託己意而已。容齋五筆說：

白公琵琶行，讀者但羨其風致，敬其詞章，至形於樂府歌詠之不足，遂以謂真爲長安故倡而作，不知直欲據寫天涯淪落之恨爾。

趙甌北更進一步說：

白居易的生平

琵琶行亦是絕作。然身爲本郡上佐，送客到船，聞鄰船有琵琶女，不問良賤，卽呼使奏技，此豈居官者所爲？豈唐時法令疎闊若此耶？蓋特香山借以爲題，發揮其才思耳。

其實他們都不懂居易的人物。要知道居易是個多情多感，風流倜儻，不拘細節的人，呼一個琵琶女來船裏奏技，在他直是尋常茶飯。若謂「身爲本郡上佐，」不應該「不問良賤」，硬呼使奏技，那麼許多遊宴子的皇帝，簡直是「罪該萬死」了。

第三年的春天，居易在香爐峯（廬山的支峯）下築一個草堂，周圍有瀑布，崖澗，花竹，草木，池臺等等，堂裏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三兩卷。（草堂記）

居易在「民康非司馬功，郡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的閒官裏，終日居遊其間——

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至酉，應接不暇。餓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喑然，不知其然而然。（同上）

像這種「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的生活，恐怕他自己也想不到能於貶謫中得之吧。無怪他想——  
待子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生平之志。（同上）

他在江州的三四年，幾乎都在山水寺觀中過活，所以這時候的詩，紀遊的最多。如北亭、北亭獨宿、北亭招客、百花亭、百花亭晚望夜歸、江亭夕望、湖亭望水、春遊西林寺、宿西林寺、黃愛寺、遊寶稱寺、晚春登大雲寺、宿簡寂觀、西樓、北樓、東樓、曉望、庚樓新歲、三月三日登廣樓、望江樓上作、登西樓、澗水、遊石門澗、建昌江、夜宿江浦、彭蠡湖、湖上聞鐘、晚出西郊、閒遊江郭、黃石巖下、香爐峯頂、上香爐峯、山下宿等，不下六七十首。他的香爐峯下新卜山居草堂初成偶題東壁五首之一云：

日高睡足猶慵起，小閣重衾不怕寒。惡愛寺鐘欹枕聽，香爐峯雪撥簾看。匡廬便是逃名地，司馬仍爲送老宜。心泰身寧是歸處，故鄉何獨在長安？

自然以當時爲諫官的「食不知味，寢不遑安」，比今日爲司馬的「日高睡足猶慵起」的「心泰身寧」宜乎他要「此地何妨便終老」了。他在這年的四月十日夜於草堂的山窗下，寫信給微之敘他的情懷的三秦說：

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念者，今悉在日前，得同寒煖飽飽，此一秦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蝎蚊蚋雖有甚，穉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秦也。僕自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千餘竿，清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

於蒼崗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彈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

總之，居易貶謫的幾年，在他做官的歷史上，固然是失意的時代，但說到生活和環境，卻反要得意了。這大概也由於他能「識時知命」之故吧。否則怕有山水也不能樂了。

到第三年的冬天，他奉詔移量忠州（今四川忠縣）。刺史當他別去想「終老於斯」的草堂時，有詩云：久眠褥被爲居士，忽掛緋袍作使君。身出草堂心不出，廬山未要動移文。

#### 四 自忠州至蘇州的閒適時代（八一九—八二五）

元和十四年（八一九—四十八歲）的春天，居易才離開江州，帶他的兄弟行簡同行。自潯陽浮江上峽，使得那最易感發詩人的三峽，又平添了許多詩的紀念。入峽次巴東云：

不知遠那何時到，猶喜全家此去同。萬里王程三峽外，百年生計一舟中。巫山暮足落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兩片紅旌數聲鼓，使君禮牒上巴東。

又題峽中石上云：

巫女廟花紅似粉，昭君村柳翠於眉。誠知老去風情少，見此爭無一句詩。

是年三月，元稹亦從通州司馬移虢州長史。居易和他會於峽口，在夷陵停船三日，與衍簡等三人在黃牛峽口的石洞中，置酒賦詩，戀戀不能訣別。居易尚有三遊洞序。

居易自被貶謫之後，「宦情衰落，無意於出處，唯以逍遙自得，吟詠性情爲事」（新唐書）。所以對一個郡守，也不怎樣。故初著刺史緋笈友人見贈云：

故人安慰善爲辭，五十專城道未遲。徒使花袍紅似火，其如蓬髮白成絲。且貴薄俸君應惜，不稱貧容我自知。銀印可憐將底用，只堪歸舍嚇妻兒。

是年冬，他被召還京師。路過商山時，作詩云：

萬里路長在，六年身始歸。所經多舊館，大半主人非。

元和十五年（八二〇）（四十九歲），居易升主客郎中，知制誥。那時元稹也已召回，與他同知制誥。居易的初除主客郎中，知制誥與王十一李七元九三舍人中書同宿話舊感懷詩云：

閒宵靜話喜還悲，聚散窮通不自知。已分雲泥行異路，忽驚雞鶴宿同枝。紫垣曹署榮華地，白髮郎官老醜時。莫怪不如君氣味，此中來校十年遲。

長慶元年（八二一）（五十歲），穆宗初即位，居易轉爲中書舍人。舊唐書說：

時天子荒縱不法，執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復亂。居易累上疏論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

居易究竟是「識時知命」的人。雖然他這時眼看著穆宗的荒縱不法，言不能已，也想再來說幾句人所不敢說的話，做幾首不怕人「扼腕」「切齒」的諷諭詩，可是穆宗的聽覺對這些都不相合。居易想到以憲宗的英明，還使他有「壯心徒許國，薄命不如人」（江南謫居）地「流徙江湖」之恨，於是他不敢希望穆宗會給他「竭其愚忠」的機會了。所以索性求一個外任，不聞不說的做他的「名士官」去。當他罷中書舍人時作詩云：

自慚拙宦叨清貴，還有癡心怕素飡。或望君臣相獻替，可憐妻子免飢寒。性疏豈合承恩久，命薄元知濟事難。分寸龍光門未得，不休更擬覓何官？

的確，他那時之欲上疏論諫，真不過「還有癡心怕素飡」而已。

長慶二年（八二二）五月十一歲）七月，居易除杭州刺史。這年元稹新拜爲宰相，居易赴杭州任的途上，有馬注作云：

……一列朝士籍，遂爲世網拘。高有晉繳憂，下有陷穽虞。每覺宇宙窄，未嘗心體舒。蹉跎二十年，領下生白鬚。何言左遷去，尙獲專城居。杭州五千里，往若投淵魚。雖未脫簪組，且來汎江湖。吳中多詩人，亦不少酒醪。高聲詠篇什，大笑飛盃盞。五十未全老，尙可且歡娛。用茲送日月，君以爲何如。秋風起江上，白日落路隅。迴首語五馬，去矣勿踟躕！

既然「高有晉繳憂，下有陷穽虞」，一旦「尙可且歡娛」的時日，送與「多詩人」和「不少酒醪」

的吳中去做個投淵之魚，自然要使他『去矣勿踟躕』了。

自此，『一個西湖一才子』（趙翼贈袁枚詩句），傳佳山水增不少詩意，我們的詩人也開拓了好多的詩境。益以元稹不久便罷相，轉爲浙東觀察，使他們的交契既深，而杭越又是鄰境，於是『簫鼓往來，不問旬浹』（舊唐書）。且『嘗會於境上，數日而別』。這更是使居易感着無限快意的事。

居易在杭州的三年，寫景的詩不消說是很多，但寫情的也不少，最能表現他那時的心境的，我以為還是那詠懷的一首：

昔爲鳳閣郎，今爲二千石，白覺不如今，人言不如昔，昔雖屠終密，終日多憂傷，有詩不敢吟，有酒不敢喫，今雖在疎遠，竟歲無半役，飽食坐終朝，長歌醉通夕，人生百年內，疾速如過隙，先務身安閑，次要心歡適，事有得而失，物有損而益，所以見道人，覲心不親跡。

居易至杭州時，最先就築堤，捍錢塘潮，踵洩其水，以便灌溉，百姓利之。故去任時別州民詩云：『唯留一湖水，與汝救凶年』。後來州民念之，乃名其堤曰白堤。

他秩滿解郡時，留題郡齋詩云：

吟山歌水嘲風月，便是三年官滿時。春爲醉眠多閉閣，秋因晴望暫褰帷，更無一事移風俗，唯化州民解詠詩。

能留一湖水來救濟百姓的凶年，這在一般有心善政的郡守還可以做得到，但能化州民解詠詩，這非有像白居易那樣十足的『風雅太守』，是絕對不可能的。他自謂『更無一事移風俗』，其實祇這一事已儘足千秋了。

居易最愛的是西子湖頭，那裏有不少他的詩跡，故春題湖上云：

……未能拋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臨去時西湖留別云：

……處處回頭盡堪戀，就中難別是湖邊。

這可知他戀戀不捨之意了。

長慶四年（八二四）……五十三歲，居易秩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這又是沒有事做的閒官。這時他買了履道里湯懸宅爲新居。在他『縱食長有酒，雖老未拋詩』（求分司東都）的情境裏，除了『僧至多同宿，賓來輒少留』（履道里新居）外，就時常過他『移榻臨平岸，攜茶上小舟』（同上）的生活。他竟把這個閒官做到『已出開游多到夜，卻歸慵臥又經旬』（分司）了。

寶曆元年（八二五）……五十四歲，居易復出爲蘇州刺史。俗語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居易竟前後做這『人間天堂官』了。可是他這時對做官愈提不起勁了。赴蘇州至常州答賈舍人詩云：

杭城隔歲轉蘇臺，還擁前時五馬迴。獻見簿書先眼合，喜逢杯酒暫眉開。未酬恩寵年空去，欲立功名命不

來一別承明三領郡，甘從人道是粗才。

當他唱出『豈有吟詩客，堪爲持節臣』（寄三相公）之後，他便生『可憐朝暮景，銷在兩衙中』（秋寄微之）的惆悵，於是未滿秩即稱病免官而歸。然而這『吟詩客』的太守卻也大有『德政』，他辭郡時，劉禹錫作白太守行云：

聞有白太守，拋官歸雒陽。蘇州十萬戶，盡作嬰兒啼……

總之，居易自忠州至蘇州的八年間，他已具着『須教吏隱合爲心』（郡西亭偶詠）的懷抱去做官的。

## 五 放懷詩酒的晚年時代（八二七——八四六）

太和元年（八二七——五十六歲），文宗即位，徵拜居易爲祕書監。初授祕書監并賜金紫，開吟小酌，偶寫所懷云：

紫袍新祕監，白首舊書生。鬢雪人間壽，腰金世上榮。子孫無可念，產業不能營。酒引眼前興，詩留身後名。開傾三數酌，醉咏十餘聲。便是羲皇代，先從心太平。

他這時的官況，是『盡日後應無一事，白頭老監枕書眠』（祕省後廳）樣的閒靜。

居易早年就有厭世的觀念，貶謫之後，對佛教的因緣漸深。迨至晚年，除了詩酒的本行，佛老就成了他的副

樂。故此時間詠云：

步月憐清景，眠松愛綠陰。早年詩思苦，晚歲道情深。夜學禪多坐，秋牽興暫吟。悠然兩事外，無處更留心。

太和二年（八二八——五十七歲），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食邑三百戶。但他給從前的一貶貶怕了。總覺得做京城裏的官有點不自在。因為耳目太近，聽得着看得見的事情，忍不住要得說，既得說，就難保不會說出第二次貶謫來。故這年的歲暮詠懷三首之一云：

七年因閑作籠禽，但願閑籠便入林。幸得展張今日翅，不能辜負昔時心。人間禍福豈難料，世上風波老不禁。萬一差池似前事，又應追悔不抽簪。

於是他決意還是『莫求致仕且分司』（同詩之一）罷。

太和三年（八二九——五十八歲），他便稱病東歸，求爲分司官，遂除太子賓客分司。舊唐書說：

太和以後，李宗閔李德裕用事，朋黨事起，是非排陷，朝昇暮黜，天子亦無如之何。尚書上楊虞卿與宗閔善，居易妻，宗士從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懼以黨人見斥，乃求致身散地。資於遠害，凡所居官，未嘗終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務，識者多之。

『懼以黨人見斥』這更是他『固求分務』的大原因。

他在東都（洛陽）的分司兩年，是『居多暇日，閒來輒醉，醉後輒吟』（勸酒序），故詠酒的詩很多。一方

則「靜念道經深閉目，閑迎禪客小低頭」(偶吟)這樣的過着「心中無喜亦無憂」(同上)的生活。

太和五年(八三一——六十歲)居易爲河南尹。這又是使他感着苦惱的事。其六十拜河南尹詩云：

六十河南尹，前途足可知。老應無處避，病不與人期。幸遇芳菲日，猶當強健時。萬金何假籍，一盞莫推辭。流水光陰急，浮雲富貴遲。人間若無酒，盡合鬢成絲。

所以他便祇「冠帶形骸杳若遺」(醉吟)地去做醉醺醺的老尹了。但做了一年多，他真的不耐煩再做下去。故歲暮感懷云：

職與才相背，心將口自言。磨鉛教刻玉，驅鶴遣乘軒。只合居巖窟，何因入府門。年終若無替，轉恐負君恩。最後的兩句，他好像要對皇帝道一聲「對不住！敬謝不敏」了。

是年元稹卒。居易失卻這一個生平最好的朋友，悲痛不堪，曾作哀詞云：

八月涼風吹白幕，寢門廊下哭微之。妻孥親友來相弔，唯道皇天無所知。

文章卓犖生無敵，風骨精靈歿有神。哭送咸陽北原上，可能隨例作埃塵？

此外尚有祭文、墓誌銘等，情熱語酸，讀之令人流涕。

太和七年(八三三——六十二歲)乃復授太子賓客分司。他從前在洛陽履道里買下的宅，有竹木池館，青翠有書，有太湖之石，有雉亭之鶴，還有兩個善歌舞的家妓樊素蠻子。他自己說：

水香蓮開之日，露清鶴唳之夕，拂揚石，舉陳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頽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或散，悠揚於竹煙波月之間者久之。曲未竟，而樂天已陶然石上矣。

他這時的生活，祇有飲酒做詩和取樂歌舞，真所謂『五欲已銷，諸念息，世間無境可勾牽』了。

開成元年（八三六——六十五歲）除居易爲司州刺史，他稱病不就，不久，又授太子少傅，封馮翊縣開國侯，有從同州刺史改授太子少傅分司云。

承華京署三分務，履道西池七過春。歌酒優遊聊卒歲，園林澹澹可終身。留侯爵秩誠虛貴，疏受生涯未苦貧。月俸百千官二品，朝廷歷我作閒人。

既是給朝廷雇作閒人，那麼閒人的生計，就『白日遊行夜醉吟』了。

那樣地醉吟了兩年，到六十七歲時（開成三年——八三八）他正式掛起『醉吟先生』的牌子，做陶淵明的五柳先生傳，而作醉吟先生傳說：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爲誰也。官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知寒餓，年雖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爲密門友，平泉客章師爲山水

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安定皇甫朝爲酒友，每一相見，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壑，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歸守洛川，暨布衣家，以宴遊君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掌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壺，次開篋詩。酒既醑，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與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著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醑酌而後已。往往乘輿，屐及鄰，杖於鄉，騎遶郡邑，肩舁適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舁竿左右懸雙酒壺，時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引酌，與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餘首，歲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因自吟詠懷詩云：一抱琴榮啓藥，縱酒劉伶遊。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晷日月。一吟罷自晒，揭壺撥醑，又引數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由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

開成四年（八三九——六十八歲）居易以老且病，欲出其家妓與馬。但以多情的居易，對此又不能無憾，於是作不能忘情吟一篇，他自己的序說：

樂天既老，又病風，乃錄家軍，曾經費去長物，妓有楚素者，年二十餘，綽綽有歌舞態，善唱楊柳枝，人多以曲名名之，由是名聞洛下。籍在經費中，將放之，馬有駱者，馭壯駿，穩乘之，亦有年。籍在長物中，將鬻之，園人牽

馬出門，馬驥首反顧一鳴，聲音聞似知去而旋戀者。素聞馬嘶，慘然立且拜，婉孌有辭，辭畢泣下。予聞素言，亦愍歎不能對，且命馮勅反袂飲素酒，自飲一杯，快吟數十聲，聲成文，文無定句，句隨吟之短長也。凡二百五十五言。噫！予非聖達，不能忘情，又不至於不及情者，事來攪情，情動不可視，因自哂，題其篇曰不能忘情吟。

總於使居易說出『駱駝爾勿嘶！素素爾勿啼，駱反廐，素反圍』這也足以窺知居易晚年的興趣以及他到老不衰的情感。

會昌二年（八四二——七十一歲）居易罷太子少傅，以刑部尚書致仕。這時居易已無官累，故百日暇，少傅官序自喜言懷云：

長告今朝滿十旬，從茲澆酒便終身。老嫌手重拋牙笏，病喜頭輕換角巾。疎傅不朝懸組綬，向平無舉畢婚姻。人言：『世事何時了？』我是人間事了人。

自是，他與香山僧如滿結香火社，白衣鳩杖，往來香山，自號香山居士。這時的詩，關於說佛方面的頗多。心情更覺有老僧似的淨境。我們看他的『晚起開行』云：

幡然一老子，擁髮仍隱几。坐穩夜忘眠，臥安朝不起。起來無可作，閉目時叩齒。靜對銅鑪香，暖漱銀瓶水。午齋何儉潔，餅與蔬而已。西寺講楞伽，開行一隨喜。

可是，居易不獨耽於佛教，且亦喜道術，所以常有燒丹等的事情，燒藥不成，命酒獨醉云。

白髮逢秋短，丹砂見火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賴有杯中綠，能爲面上紅。少年心不遠，只在半甯中。

這是如他自己所謂的能「栖心釋梵，浪跡老莊」的記。

會昌三年（八四三——七十二歲），居易生平的第二個好朋友劉禹錫卒，居易哭之云：

四海齊名白與劉，百年交分兩綢繆。同貧同病退閒日，一死一生臨老頭。盃酒英雄君與摩，文章微婉我知丘。賢豪雖歿精靈在，應共微之地下遊。（哭劉尚書夢得二首之一）

居易在『百事廢除去，尙餘酒與詩』（對酒閒吟贈同老者）和『栖心釋梵，浪跡老莊』中過了四五年香山居士的生活。到了會昌六年（八四六——七十五歲），得病自知不起，乃自作醉吟先生墓誌銘。誌中云：

歷官二十任，食祿四十年。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詩歌琴酒樂其志。

道寥寥的三十七字，已把他自己的生平說盡了。又云：

吾之幸也，壽過七十，官至二品。有名於世，無益於人。褒優之禮，宜自彫損。我歿，當斂以衣一襲。送以車一乘，無用鹵簿，葬無以血食，祭無請太常，諡無建神道碑。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一本可矣。

銘云：

樂天樂天，生天地中，七十有五年。其生也浮雲然，其死也委蛻然。來何因，去何緣？吾性不動，吾行屢遷。已焉！

已焉！吾安往而不可？又何足厭戀乎其間！

遂於是年逝世，年七十五——《新唐書》作死於大中元年（八四七）年七十。六此據《新舊唐書》及《李商隱所撰之墓誌》。居易無子，以姪孫繼其嗣。亡骸從遺命葬於香山寺。宣宗有詩弔之云：

纓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雲不繫名居易，造化無爲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

後，贈尚書右僕射。

以上是述他一生出處及生涯的大概，至於思想性格和作品，在後面分章述之。

## 第四章 白居易的思想及人物性格

### 一 文學批評與文學主張

白居易的文學批評與文學主張，可以說全部都包羅在他給元九（微）的一封信裏。這裏，我們分別舉要引述之。

他開始論詩的重要使命說：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聖賢，下至愚賤，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經，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道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一元首明，肝肱良一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落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白居易的思想及人物性格

他認定詩要以情爲根，以言爲苗，以聲爲華，以義爲實。換句話說，就是詩乃託根於人情，而結果在正義。語言與聲不過是帶葉花朵而已。所以他給詩的任務是要使「聞者足戒」。這見解便打定了他主張「人生藝術」的基礎。於是他就根據這見解來評論中國歷代的詩。他論楚辭與漢詩道：

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勸，救時之道缺，于時六義始刑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尙存。故與離別則引雙鳧一雁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

他以為楚辭和漢詩已偏向於描寫主觀的怨思，已不能做客觀地表現人生的工作了。又論六朝的詩道：

晉宋已遠，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變微矣。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一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也。」一雨雪霏霏，「因雪以感征役也。」一棠棣之華，「感華以諷兄弟也。」一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與發于此，而義歸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歸花失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這裏，他固然受了漢代迂腐詩說的壞影響，把三百篇通看做『與發于此，而義歸于彼』的美刺詩，而抹煞一切無所爲而作的文學，但他評論六朝的文人作品的見地甚當的確，六朝的文學，大部分都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又論唐詩道：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篇，至於貫穿今古，飄緜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塞廬子，留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道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十三四，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

爲着杜甫的作品大部分能抓住現實的人生，這才使居易感到滿足。這裏他把齊名的李杜，正確地區別出優劣來了。以上是他的文學批評，其次我們再看他的文學主張：

由於當時政治狀況的惡劣，及受了杜甫的絕大影響，使白居易等發憤要作一種有意的文學革新運動，這在第一卷裏已經說過了。居易自己說他的有意從事文學改革的情形道：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爲要『欲起扶之』，於是便提出他的主張和宗旨：

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

事而作是時皇帝（憲宗）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籙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為諫官。手謹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禪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詠歌之。欲稍稍進聞於上。

這裏的「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十四個字。就是他的文學主張。「救濟人病。禪補時闕」的八個字。就是他的文學宗旨。此外。他也在別的地方時常提起這個宗旨。如讀張籍古樂府云：

「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詞。舉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

又如寄唐生詩中云：

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爲。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

又如傷唐衢（即唐生）二首之一中自述云：

是時兵革後。生民正憔悴。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

又如新樂府的自序云：

……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這「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篇篇無空文。……惟歌生民病。」「但傷民病痛。」「爲君爲臣爲民爲物

爲事而作，』都是他的『爲人生而藝術』的一貫主張。

他既具着這種主張，故對於文學描寫的手法是側重寫實。他在滄林六十八中說：

凡今乘筆之徒，率爾而言者有矣，斐然成章者有矣。故歌詠詩賦，碑碣謠詠之製，往往有虛美者矣，有媿辭者矣。若行於時，則誣善惡而感當代；若傳於後，則混真僞而疑將來。臣伏思之，恐非先王文理化成之教也。且古之爲文者，上以紐王教，整國風；下以存炯戒，通諷諭。故懲勸善惡之柄，執於文士褒貶之際焉。補察得失之端，操於詩人美刺之間焉。今褒貶之文無覈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雖雕章鏤句，將焉用之？臣又聞，稊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稊莠，簞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獎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文者必當尙質抑淫，著誠去僞，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

『懲勸善惡，……補察得失，』這是白居易的功利主義。『尙質抑淫，著誠去僞，』這是白居易的寫實主義。前者是主旨，後者是方法，合着兩者，便造成他的絕好的社會主義文學。

## 二 政治主張

因為要使自己「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文學宗旨在政治上發生效果，於是就進一步提出他的政治主張，作為那種宗旨的推行機關。他在筮林七十裏說：

天子之耳不能自聰，今天下之耳聽而後聰也。天子之目不能自明，今天下之目視而後明也。天子之心不能自聖，今天下之心思而後聖也。若天子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之，一心思之，則十步之外不能聞也。百步之外不能見，殿庭之外不能知也，而況四海之大，萬機之繁者乎？聖王知其然，故立諫諍諷議之官，開獻替啓沃之道，俾乎補察遺闕，輸助聰明，猶懼其未也，於是設敢諫之官，善之旌，立誹謗之木，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然後過日聞而德日新矣……

他的意思是要使政府建立在民意的上面，造成一種順從民意的政府。這是極明顯的民意政治的主張。但是，要怎樣才能成立這種主張呢？主要的是在於探訪民意。於是他便主張恢復周代採詩的制度，設立採詩官。故策林六十九云：

問：聖人之致理也，在乎酌人言，察人情，而後行爲政，隨爲教者也。然則一人之耳安得徧聞天下之言乎？一人之心安得盡知天下之情乎？今欲立採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予大夫以爲如何？

這是假設的問，答案云：

臣聞聖王酌人之言，補己之過，所以立理本，導化源也。將在乎選觀風之使，建採詩之官，俾乎歌詠之聲，諷刺之興，日採於下，建獻於上者也。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誠。

其理由是：

太凡人之感於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歎，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故開蓼蕭之詩，則知澤及四海也；開華黍之詠，則知時和歲豐也；開北風之言，則知威虐及人也；開碩鼠之刺，則知重斂於下也；開廣袖高，崑一之謠，則知風俗之奢蕩也；聞『離其糶者婦與姑』之言，則知征稅之廢業也。故國風之盛衰，由斯而見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聞也；人情之哀樂，由斯而知也。然後君臣親覽而斟酌焉。政之廢者修之，闕者補之，人之憂者樂之，勞者逸之，所謂善防川者，決之使導，善理人者，宣之使言。故政有毫髮之善，下必知也；教有錙銖之失，上必聞也。則上之誠明，何憂乎不下達；下之利病，何患乎不上知？上下交和，內外皆悅，若此，而不臻至理，不致昇平，自開關以來，未之聞也。

此外，他作府試官時擬進士策問的第三問，及新樂府五十篇之末篇采詩官，都是其同一的用意去發揮這種主張的。進士策問所說的皆與策林相同。這裏再引采詩官一篇於下：

采詩官 監前王亂亡之由也

采詩官，采詩聽歌，導人言，言者無罪，聞者誠。下流上通，上下泰，周滅秦，與至隋氏，十代采詩官不置，郊廟登

歌贊君美，樂府體詞後君意，若求輿論規刺言，萬句千章無一字，不是章句無規刺，漸及朝廷絕諷議。諱臣杜口爲充實，諷鼓高懸作虛器，一人食糧常蠅蚋，百辟入門兩白蠹。夕郎所賀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君之堂兮千里遠，君之門兮九重闕，君耳唯聞堂上言，君眼不見門前事。貧吏害民無所忌，奸臣蔽君無所畏。君不見厲王胡亥之末年，羣臣有利君無利，君兮君兮願聽此，欲開壅蔽達人情，先向歌詩求諷刺。

這種政治主張是因於他的文學主張而產生的。如果他的計劃能夠實現，自不難達到他『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目的，但『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誇已成』，終於使他不能不放棄下這主張，甚至連自己欲爲先導的諷諭詩也不作了。

### 三 人物與性格

白居易的人物性格，全部都包藏在他自己所說的『外以繕行修其身，中以釋教治其心，旁以山水，風月，歌詩，琴酒樂其志』（醉吟先生墓誌銘）及『志在兼濟，行在獨善』（與元九書）的幾句話裏。

（一）居易生於儒門，不消說他所受儒教精神的感化是很深的。儒教重視世，尚功名，以政治，倫理爲本，治身之外，復以治國家天下。這便是居易『志在兼濟』的由來。如他所說的『丈夫貴兼濟，豈獨善一身？安得萬里裘，蓋裏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新製布裘）和『百姓多寒無可救，一身獨暖亦何情？心中爲念農桑

咨耳，囊如聞飢凍聲，爭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這些都是他兼濟之志的表現。至若他的文學主張和政治主張，更是全部建立在「兼濟」之上。其次，儒教的思想是積極的，是多鼓舞順境之心的，故居易在元和十年以前的順境裏，能「忘身命，潛肝膽」而進忠言，及作不避「衆口籍籍以爲非宜」，不畏「權貴變色」，「握軍要者切齒」的諷諭詩者，這都是受儒教深大的影響。

(2) 佛教輕現世，薄功名，思想是消極的，是多思辯逆境之情的。故居易在前半世的生涯中，對佛教，非但不信仰，且加以排斥，如新樂府五十篇中的兩朱君，及卷六十七的義禪師，皆表示其不滿之意。卷中云：

若欲以禪定復人性，則先王有恭默無爲之道。在若欲以慈悲厚人德，則先王有忠恕惻隱之訓。若欲以報應禁人僻，則先王有懲善勸惡之刑。在若欲以齊戒弭人淫，則先王有防欲閑邪之禮。在雖臻其極，而歸或能助於王化，然於異名，則殊俗足以貳乎人心，故臣以爲不可者，以此也……

這是他在順境裏立身於儒教，秉志於兼濟時的見解。但自元和十年貶謫江州之後，他的宦途冷落了，態度消極了，於是就翻一個筋斗，把以前所排斥的佛教轉而尊崇之，謳歌之。自從謫江州時起，他的作品裏便帶帶禪味。至如贈鉢塔院如大師云：

百千萬劫菩提種，八十二年功德林。若不秉持僧行苦，將何報答佛恩深。慈悲不礙語天眼，清淨無塵麈地心。每歲八關蒙九授，慙慙一戒重千金。

又臨禪師云云

心如定水隨形應，口似懸河逐語流。會向衆中先禮拜，西天去日莫相遺。

這些是他間接對佛教的尊崇，又如自覺中云：

我聞浮屠教，中有解脫門。置心爲止水，視身如浮雲。抖擻垢穢衣，度脫生死輪。胡爲戀此苦，不去猶逡巡？回念發弘願，願此見在身。但受過去報，不結將來因。誓以智慧水，永洗煩惱塵。不將恩愛子，更積悲愛根。

又和曼叟云：

君歌仙氏真，我歌慈氏真。慈氏發真念，念此闍浮人。左命大迦葉，右召桓提因。千萬化菩薩，百億諸鬼神。上自非想頂，下及風水輪。胎卵溼化類，蠢蠢難具陳。弘願在救拔，大悲忘辛勤。無論善不善，豈問冤與親。扶開生盲眼，擺去煩惱塵。燭以智慧日，洒之甘露津。千界一時度，萬法無與鄰……

這些是他直接地謳歌佛教的。

他以前既然那樣反對佛教，爲什麼後來又去尊崇它？謳歌它呢？像這樣的矛盾，縱着去會使我們感到怪異。其實，居易一生的全部生活，根本有前後不同的映現，不獨於佛教爲然。元和十年以前的居易是積極的，嚴肅的；十年以後是消極的，開放的。這兩種態度也反映出他的詩歌的兩方面，成爲他的『諷諭詩』和『閒適詩』的由來。

(3) 於儒釋之外，他復兼好道術，自謂「朽心釋梵，浪跡老莊」。他的性情本來恬淡，於老莊的思想很接近，故在貶謫以前，他已有「身著居士衣，手把南華篇，終來此山住，永謝區中緣」（遊悟真寺詩）之念。及貶謫之後，他更和它有緣了。他在江州時讀莊子云：

去國辭家講異方，中心自怪少憂傷，爲尋莊子知歸處，認得無何是本鄉。  
又早春中云：

不開莊老卷，欲與何人言？

這時他復以老莊爲慰藉的工具，此外，還有讀莊子云：

莊生齊物同歸一，我道同中有不同，遂性逍遙雖一致，鸞鳳落校勝蛇蟲。

又讀老子云：

言者不知知者默，此語吾聞於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緣何自著五千文？

這是他對於老莊的見解，最後，我們再舉一首在江州時所作的詠意，以窺其謫逐後的開放生涯之受老莊的影響：

常聞南華經，巧勞智憂愁，不如徐偃者，飽食但遨遊。平生憂慕道，今日近此流，自來潯陽郡，四序忽已周。不分物黑白，但與時沈浮，朝餐夕安寢，用是爲身謀，此外即開放，時尋山水幽……或吟詩一章，或飲茶一甌，

身心一無繫，浩浩如虛舟。富貴亦不云，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

(4) 唐代儒釋道三教鼎立，人各就其所好而從之，而居易卻備此三者於一身。他置心於佛，處行於儒，浪跡於道，於是便產生他的所謂「樂天主義」：「不爲世所薄，安得遂閒情。」（詠懷）這是他的不恨窮。「富貴亦有苦，苦在心危憂，貧賤亦有樂，樂在身自由。」這是他的安分。至於所謂「外身宗老氏，齊物學蒙莊，疏放遺千慮，愚蒙守一方，樂天無怨歎，倚命不動勸。」（渭村退居寄禮部崔侍郎翰林錢舍人）「昔爲意氣郎，今作寂寥翁。外貌雖寂寞，中懷頗沖融。賦命有厚薄，委心任窮通。通當爲大鵬，不翅摩蒼穹。窮則爲鶴鷄，一枝足自容。若知此道者，身寧心不窮。」（我身）這些都是他「樂天主義」的表現。茲再舉逍遙詠一首，以見其極：

亦莫戀此身，亦莫厭此身。此身何足戀，萬劫須惱根。此身何足厭，一聚虛空塵。無戀亦無厭，始是逍遙人。

(5) 由着他恬淡的性情的出發，使他於接近老莊之外，復愛好陶潛。其訪陶公舊宅詩序云：

予夙慕陶淵明爲人，往歲渭川開居，嘗有傲陶體詩十六首。今遊廬山，經柴桑，過栗里，思其人，訪其宅，不能默，又題此詩。

詩云：

……我生君之後，相去五百年。每讀五柳傳，目想心拳拳。昔常詠遺風，著爲十六篇。今來訪故宅，森若君在前。不慕樽有酒，不慕琴無絃。君遠榮利，老死此丘園。……子孫雖無聞，族氏猶未遷。每逢姓陶人，使我心

依然。

文官舍小亭開筵云：

……數峯太白雪，一卷陶潛詩，人心各自是，我是良在茲。

這可知他對陶潛的爲人和詩，都有極端的愛好與尊仰。故他的『閒適類』的詩，受陶潛的影響也不少。

(6) 居易於道佛之外，便逍遙於醉鄉。酒本來是詩人的生命素，而於居易爲尤甚。他的作品，到處都可以看到說酒的。寄園詩話說：『白詩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可知他對於酒的嗜好了。他爲什麼那樣愛酒呢？我們看他自己說：

百年夜分半，一歲春無多，何不飲美酒，胡然自悲嗟？  
俗號消愁藥，神速無以加，一杯驅世慮，兩杯反天和，  
三杯卽酩酊，或笑任狂歌，陶陶復兀兀，吾孰知其他？  
沉在名利途，平生有風波，深心藏陷穽，巧言織網羅，  
舉目非不見，不醉欲如何？（勸酒寄元九）

這是他爲求避世路的險惡和混濁而要飲酒的。又說：

面上今日老昨日，心中醉時勝醒時。……身後堆金拄北斗，不如生前一樽酒。君不見春明門外天欲明，  
喧歌哭半死生，遊人駐馬出不得，白纓素車爭路行。歸去來兮頭已白，典錢將用買酒喫。（勸酒）

逝者不重迴，存者難久留，踟躕未死間，何苦懷百憂，念此忽內熱，生看成白頭。舉盃還獨飲，顧影自獻酬，心

與口相約，未醉勿言休！今朝不盡醉，知有明朝不？（徵陶潛體詩十六首之一）

這是他感到人壽無多，應及時行樂，以『得歡娛時且歡娛』的意念而飲酒的又說：

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踰。是以達人觀，萬化同一途，但未知生死，勝負兩何如？遲疑未知間，且以酒爲娛。（同上）

這是他欲求胸懷曠達，不爲世俗所累而要飲酒的最末，再舉一首以見其崇拜酒的萬能之功：

良將臨大敵，前驅千萬卒，一箠投河飲，赴死心如一。壯士磨匕首，勇憤氣咆嗷，一酣忘報讎，四體如無骨。東海殺孝婦，天旱踰年月，一酌酬其魂，適宵雨不歇。威陽秦獄氣，冤痛結爲物，于歲不肯散，一沃亦銷失。況茲兒女恨，及彼幽憂疾，快飲無不消，如霜得春力。方知麴蘗靈，萬物無與匹。（同上）

（7）居易好酒之餘，又好琴棋。尤通音樂，所詠音樂詩甚多，琵琶行中已見其絕妙之形容，茲復舉詠薛陽陶笛首，以示其對於音律的了解之深：

翦削乾蘆插寒竹，九孔蒲聲五音足，近來吹者誰得名？關雎老死李袞生，袞今又老誰其繼？薛氏樂童年十二，指點之下師授聲，含嚼之間天與氣。潤州城高霜月明，吟霜思月欲發聲。山頭江底何悄悄，緩聲不喘魚龍聽，翕然聲作疑管裂，詭然聲盡疑刀截，有時婉轉無筋骨，有時頓挫生稜節。急聲圓轉促不斷，欒欒聲似珠貫。緩聲展引長有條，有條直直如筆描。下聲乍墜石沈重，高聲忽舉雲飄蕭……碎絲細竹徒紛紛，宮

調一聲雄出羣，衆音纏繞不落道，有如部伍隨將軍……

(8) 居易的父祖都有剛直凜烈的性格，由於先天的遺傳，在他的性格中也具有剛直的氣分。折劍頭詩云：拾得折劍頭，不知折之由，一握青蛇尾，數寸碧峯頭，疑是斬鯨鯢，不然刺蛟虬，缺落泥土中，委棄無人收。我有部介性，好剛不好柔，勿輕直折劍，矜勝曲全鈎。

從這『好剛不好柔』的『耿介性』給他幹出了前半世的『不懼權豪怒，亦任親朋譏』(寄唐生詩)的雄壯事業。雖然被貶後他這種剛直的鋒芒收斂了，但人的性質究竟不能完全受環境所壓抑，在某種的場合裏，它不知不覺的又會流露出來。舊唐書云：『九月上誕節，居易與僧惟，道士趙常盈對御講論於麟德殿，居易論難鋒起，辭辯泉注，上疑宿禱，深嗟挹之。』這就是他的剛直性收斂後的偶然的流露。

(9) 居易既有『人竟無奈何，呼作狂男兒』(寄唐生)的耿介之性，但又有弄綺筆而作長恨歌，琵琶行的溫婉之情。我們讀此兩詩而想像居易的人物，和他前半世的傳記相對照，必使我們發意外的驚異，其實這也很平常的事。因為人類究竟是感情的動物，殺人越貨的暴徒尚不能悉滅其情感的天性，何況詩人本是人類中最善發感情的呢？

他的豐富的情感，迸發於各方面：他對弟弟行簡的親愛，屢見於詩中。在江州時得行簡書聞欲下峽先以此寄云：

朝來又得東川信，欲取春初發梓州。書報九江聞暫喜，路經三峽想還愁。滄海瘴霧加餐飯，野鴨鵝波穩泊舟。欲寄兩行迎爾淚，長江不肯向西流。

他養育姪兒龜兒及自己的女兒阿羅等，算是無微不至，慈愛之情，時溢章句，這裏不暇詳舉，觀第二章的下半段，足以知之矣，他對於夫人的情好亦篤，其贈內詩云：

漠漠開書新雨地，微微涼露欲秋天。莫對月明思往事，損君顏色減君年。

這後面的十四個字，真寫出他的無限溫情。至於朋友方面，他與元稹的交誼，不啻骨肉，他們往還贈答的詩不下五六百首，我們隨便取一兩首讀之，皆足以見他們的愛好之情。

他不獨於人有深情，即於物亦莫不然。當他所乘的馬斃時，他作詩云：

念倍難求駿，情深頃別驂。銀收鉤臆帶，金卸絡頭鞵。何處埋奇骨？誰家斃弊韉？朝添驛門外，吟罷涕雙垂！

他如上章所舉的因欲遺愛妓及乘馬而作不能忘情吟等，皆足以見其多情的性格。

總之，白居易是個多方面的人。於才能則為政治家、學者、詩人；於思想則通儒、通佛、通道。於性格則剛直、溫婉、恬淡兼具。於做人則能善自愛，榮達而不驕，貶謫而不自棄。知足守分，識時知勢。處順境，能善抒其志；處逆境，亦善保其身。他不拘執於某一方面，把世間的萬端都作為做人的工具，以應付世相的萬態。當他成名之後，他認定一種人生存在世間應該要盡一些做人的責任，幹一番事業，於是便盡量抒發他剛直的性格，以儒教為立身之本。

憂「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宏願，具「不怕權豪怒，亦任親朋譏」的懷抱，去幹他的「男兒事業。」及至不容於當路和「不爲天子所知」而遭貶謫，他自思與其冒不測之險而上無補於政，下無益於民，曷若「養志忘名，安於獨善」地做一個「明哲保身」的幸民。於是他轉而盡量打發其恬淡的性格，一面「栖心釋梵，浪跡老莊」，一面「只將琴作伴，唯以酒爲家」（懷微之傷仲達）和「登山臨水詠詩行」（龍門下作）的「擬作閒人過此生」（同上）了。下面略舉一二對於居易的人物之評價：

#### 舊唐書說：

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優遊卒茂，不亦賢乎？

#### 新唐書說：

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祇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爲進取計，完節自高……嗚呼！居易其賢哉！

#### 唐宋詩醇說：

其爲左拾遺，忠誠響謬，抗論不回。中遭遠謫，處之怡然。牛李構釁，絕無依附。不以嬖倖逢時，不以黨援干進，不以坎壞顛覆而於邑無謬，自非識力涵養有大過人者，安能進退綽有餘裕若是？

#### 陶穀述說：

白居易的思想及人物性格

彼白公服則儒士也，位則文人也。當官隸事，烈有丈夫志。祇於批逆鱗，刺權幸，塞左道，履平坦。鎮陽拒命也，指中人爲制將，救日月之蝕，則戰士心悅。武相遇盜也，責京尹計賊，犯雷霆之怒，則奸臣股慄。杭州救旱，因農源而積湖水，龍門通嶮，出家財而鑿八灘。著策數十篇，蓋王佐之才，有文七十卷，導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以憲宗之神武，可繼文皇也；元和之刑政，自同太宗也。

## 第五章 白居易的作品

### 一 作品概說

白居易的作品，全部都收在白氏長慶集裏。長慶集分爲前集後集及續後集。前集五十卷是元稹替他編次的，所集的作品，至長慶二年止。元稹序之云：

長慶四年，樂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詔還，予時刺會稽，因得盡徵其文，手自排綴，成五十卷，凡二千一百九十一首。前輩多以『前集』『中集』爲名，予以爲陛下明年秋當改元長慶，詎於是，因號曰白氏長慶集。

後集二十卷是他自己於太和二年秋天編次的。其自序云：

前三年，元微之爲予編次文集而敘之，凡五帙，每帙十卷，詎長慶二年冬，號白氏長慶集。邇來復有格詩，律詩，碑誌，序記，表贊以類相附，合爲卷軸，又從五十一以降，卷而第之。是時太和二年秋，予春秋五十有一，還有續後集五卷，也是他自己補次的。會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他作白氏集後記云：

白氏前著長慶集五十卷，元敏之爲序，後集二十卷，自爲序，今又續後集五卷，自爲記。前後七十五卷，詩集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廬山東林寺經藏院，一本在藤州南禪寺經藏內，一本在京都勝善寺鉢塔院律庫樓，一本付姪龜郎，一本付外孫談問童，各藏於家，傳於後，其日本新羅諸國及南京人家傳寫者，不在此記。

白氏長慶集的刻本甚多，茲依據日本本及四部叢刊本，將其內容列表如次：

前		集別	
作	品	類	首數
諷諭類古調詩五言		諷諭類新樂府	51
閒適類古調詩		感傷類古調詩	186
感傷類歌行曲引雜詩		律詩五言七言自兩韻至百韻	399
律詩五言七言自兩韻至五十韻		律詩五言七言自兩韻至二十韻	100
律詩五言七言自兩韻至四十韻		律詩五言七言	99
詩賦		銘、贊、箴、議、偈	21
哀祭文		碑、碣	6
			14
			15
			98
			100
			29
			216
			121

統計	後集				集						
	銘	序	碑誌	律詩	格詩歌行雜體	策林	翰林制詔	中書制誥舊體	頌、議、論、狀	序	墓誌銘
詩共二千八百零六首 文共八百二十七首	2	4	10	1148	164	79	200	85	6	4	7
	表、書、論、衡、解、辭、傳、吟、偽、狀	贊	祭文	記	半格詩律詩附	判	奏狀	中書制誥新體	試策問制誥	書	記
	9	4	6	16	95	100	58	148	16	9	8

這裏我們專來說他的詩。

白居易根據於他的文學主張，把自己的詩分爲四類：

- (1) 諷諭詩：『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與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題爲新樂府者。』
- (2) 閒適詩：『或退公獨處，或多病閒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
- (3) 感傷詩：『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
- (4) 雜律詩：『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

在這四類中，他自己祇承認第一和第二兩類有傳存的價值，餘者皆不重要，盡可刪棄。他說：

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義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其餘雜律詩，或誇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略之可也。

(與元九書)

但當時人們對於他的詩的愛好，正和他自己相反。所以他又說：

今僕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與長恨歌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意激而言質；閒適者，思澹而詞迂，以質合迂，宜人之不愛也。

現在我們就依照他自己的分類而引述他的詩吧。

## 二 諷諭詩

他的諷諭詩中之重要者，除秦中吟十首、新樂府五十首外，尚有他自己所說的使「秉口籍籍，已謂非宜」的賀雨詩，使「衆面脈脈，盡不悅矣」的哭孔勸詩，使「執政者扼腕」的登樂遊園詩，使「握軍要者切齒」的宿紫閣村詩以及凶宅、慈烏夜啼等。

現在我們先舉他的秦中吟。秦中吟自序說：

貞元和之際，予在長安，聞見之間，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爲秦中吟焉。

其中如重賦是寫貧民的痛苦生活和官庫苛斂下的富厚。

厚地植桑麻，所要濟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愛人。厥初防其淫，明勅內外臣。稅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論。奈何歲月久，貪吏得因循。股我以求寵，斂索無冬春。織絹未成疋，纒絲未盈斤。里胥迫我納，不許暫逡巡。歲暮天地閉，陰風生破村。夜深煙火盡，霰雪白紛紛。幼者形不蔽，老者體無溫。悲喘與寒氣，併入鼻中辛。昨日輸殘稅，因窺官庫門。縑帛如山積，絲絮似雲屯。囂爲羨餘物，隨月獻至尊。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

又如傷宅是寫豪門的宅宇之壯麗和奢侈安逸生活：

誰家起甲第，朱門大道邊。豐屋中櫺比，高牆外迴環。梁壘六七堂，棟宇相連延。一堂費百萬，鬱鬱起青煙。洞房溫且清，寒暑不能干。高堂虛且迥，坐臥見南山。繞廊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攀枝摘櫻桃，帶花移牡丹。主人此中坐，十載爲大官。廚有臭肉，庫有貫朽錢。誰能將我語，問爾骨肉間。豈無窮賤者，忍不救飢寒。如何奉一身，直欲保千年。不見馬家宅，今作奉誠園。

又如輕肥是寫貴吏的駢奢生活：

意氣駢滿路，鞍馬光照塵。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內臣。朱紱皆大夫，紫綬悉將軍。誇赴軍中宴，走馬去如雲。饔饘溢九醞，水陸羅八珍。果壁洞庭橘，隋切天池鱗。食飽心自若，酒酣氣益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又如歌舞是用和輕肥同樣的含意寫的：

秦中歲云暮，大雪滿皇州。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貴有風雲興，富無飢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朱門車馬客，紅燭歌舞樓。歡酣促密坐，醉暖脫重裘。秋官爲主人，廷尉居上頭。日中一爲樂，夜半不能休。豈知閔鄉獄，中有凍死囚！

又如買花是寫貧富不均，貴賤懸殊的景象：

帝城春欲暮，喧喧車馬度。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貴賤無常價，酬直看花數。灼灼百朵紅，戔戔五束素。上張懸幕庇，旁織笆籬護。水澆復泥封，移來色如故。家家習爲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

獨長對，此歎無人論。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

白居易平生最佩服杜甫，受老杜的影響也很大，尤其是更心折他的「朱門酒肉臭，道有凍死骨」兩句，故秦中吟中大都模倣他那種境界。如上面所舉的各首，皆是引申那兩句的意思而爲篇章的。

此外，尚有議婚是寫富家女和貧家女的懸殊，而論娶婦嫁娶，貧家女之意傷友是諷交遊的炎涼，不致仕是諷做人宜識時知足，勿熱中功名，立碑是諷一般欺世盜名之輩的可鄙，與慨歎有德行者之反遭湮沒。

其次我們再舉他的新樂府。新樂府是元和四年他爲左拾遺時作的。其自序說：

序曰：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斷爲五十篇。篇無定句，句無定字，繫於意，不繫於文。首句標其目，卒章顯其志，詩三百篇之義也。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論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誠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隨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

這已經把作新樂府的意義和方法說得很明白了。這五十首樂府的內容所及的方面甚多，茲略舉其最重要者於下？

(一)關於婦女問題的，如：

上陽白髮人 慙怨曠也

上陽人，紅顏暗老白髮新。綠衣監使守宮門，一閉上陽多少春？玄宗末歲初選入，入時十六今六十。胡時采

釋百餘人，零落年深殘此身。憶昔春悲別親族，扶入車中不教哭。昔云入內便承恩，臉似芙蓉胸似玉。未容君王得見面，已被楊妃遙側目。妬令淫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宿空房，秋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發發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鶯百囀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妬。鶯歸燕去長悄然，春往秋來不記年。唯向深宮望明月，東西四五百回圓。今日宮中年最老，大家遙賜尚書號。小頭鞋履窄衣裳，青黛點眉眉細長。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世妝。上陽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君不見昔時呂向美人賦，又不見今日上陽白髮歌。（自註：天寶末，有密采鹽色者，當時號「花鳥使」，呂向獻美人賦以諷之。）

(?) 關於政治問題的，如：

道州民 美賢臣避明主也

道州民，多侏儒，長者不過三尺餘。市作矮奴年進送，號爲「道州任土貢」。任土貢，苦若斯！不聞使人生別離，老翁哭孫母哭兒。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類詔問。賊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吾君感悟經書下，茂貢矮奴宜悉罷。道州民，老者幼者何欣欣。父子兄弟始相保，從此得作良人身。道州民，民到于今受其賜。欲說使君先下淚，仍恐兒孫忘使君。生男多以「陽」爲字。

又如：

新豐折臂翁 戒邊功也

新豐老翁八十八，頭鬢眉鬚皆似雪，玄孫扶向店前行，左臂憑肩右臂折。問翁臂折來幾年？柔問致折何因緣？翁云貫屬新豐縣，生逢聖代無征戰。憤聽梨園歌管聲，不識旗槍與弓箭。無何天寶大徵兵，戶有三丁盡一丁。點得驥將何處去？五月萬里雲南行。聞道雲南有瀘水，椒花落時瘴煙起。大軍徒涉水如湯，未過十人二三死。邛南邛北哭聲哀，兒別爺娘夫別妻。皆云前後征蠻者，千萬人行無一回。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槌折臂，張弓箠旗俱不堪。從茲始免征雲南，骨碎筋傷非不苦，且圖揀返歸鄉土。此臂折來六十年，一肢雖廢一身全。至今風雨陰寒夜，直到天明痛不眠。痛不眠，終不悔，且喜老身今獨在。不然當時瀘水頭，身死魂孤骨不收，應作雲南望鄉鬼，萬人家上哭啾啾。老人言，君聽取。君不聞開元宰相宋開府，不賞邊功防黷武。又不聞天寶宰相楊國忠，欲求恩幸立邊功。邊功未立生人怨，請問新豐折臂翁。

(3) 關於社會問題的，如：

賈炭翁 苦官市也

賈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賈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願天寒。夜來城外一尺雪，曉駕炭車輾冰轍。牛困人飢日已高，市南門外泥中歌。兩鬢

翩翩來是誰？黃衣使者白衫兒。手把文書口稱勅，迴身叱牛牽向北。一車炭重千餘斤，官使驛將惜不得。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直。

又如：

杜陵叟 傷農夫之困也

杜陵叟，杜陵居，歲種薄田一頃餘。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黃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典桑賣地納官租，明年衣食將何如？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鉤爪鋸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側隱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京畿盡放今年稅。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尺牒榜鄉鄰。十家租稅九家畢，虛受吾君蠲免恩。

又如：

秦吉了 哀冤民也

秦吉了，出南中，彩毛青黑花頸紅。耳聰心慧舌端巧，鳥語人言無不通。昨日長爪鸞，今朝大鶻鳥，蕊梢乳燕一巢覆，烏啄母雛雙眼枯。雛號墜地燕驚去，然後拾卵撻其雛。豈無鵬與鷃，喙中肉飽不肯搏，亦有鸞鶴羣，閒立矚高如不聞。秦吉了，八天爾是能言鳥，豈不見雛燕之冤苦？吾聞鳳凰百鳥主，爾竟不爲鳳凰之前致一言，安用噪噪聞言語？

(4) 關於倫理問題的，如：

太行路 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也

太行之路能摧車，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人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與君結髮未五載，忽從牛女爲參商。古稱色衰相棄背，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如今總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爲君薰衣裳，君聞蘭麝不馨香。爲君盛容飾，君看金翠無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隨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獨人間夫與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山，不在水，只在人情反覆間。

又如：

母別子 刺新間舊也

母別子，子別母，白日無光哭聲苦。關西驃騎大將軍，去年破勝新策勳，勅賜金錢二百萬，洛陽迎得如花人。新人迎來舊人棄，掌上蓮花眼中刺。迎新棄舊未足悲，悲在君家留兩兒。一始扶行一初坐，坐啼行哭牽人衣。以汝夫婦新媿媿，使我母子生別離。不如林中鳥與鵲，母不失雛雛伴離。又似園中桃李樹，花落隨風子在枝。新人新人聽我語，洛陽無限紅樓女，但願將軍重立功，更有新人勝於汝。

這些都是大膽而有特識的議論，非獨爲新樂府中的最傑出，亦白居易的不朽之作也。秦中吟的境界還在

老杜的實門真尚不算能獨立新樂府，雖也時見其受杜甫的影響，但已很有自信力的能獨立創造了。胡適之先生在白話文學史四六〇頁中說：『如新樂府體，翁云：『是時翁年二十四，兵部牒中有名字，夜深不敢使人知，偷將大石撻折臂，張弓簸旗俱不城，從茲始免征安南。』這樣樸素而有力的敘述，最是白氏獨到的長處。如道州民云：『城云臣按六典書，任土貢有不貢無。道州水土所生者，只有矮民無矮奴。』這種輕輕的十四個字，寫出一個人道主義的主張，老杜集中也沒有這樣大力氣的句子。在這種地方，白居易的理解與天才融合為一，故成功最大，最不可及。』又陸侃如先生在中國詩史卷中八二七頁說：『千篇一律的「卒章顯其志」的辦法，也易引起一部分讀者的不快。不過如秦吉了之通篇用隱喻來寫——以鴛鴦喻強梁者，以燕雛喻弱者，以雕鸞鸞鶴喻素餐的在位者，以鳳凰喻國君——不能不算這類作品中之傑出者。作者或許以「秦吉了」自比罷？』此皆是正確之論。

最後我們再略舉一兩首在秦中吟新樂府以外的傑作，如宿紫閣村云：

晨遊紫閣峯，暮宿山下邨。  
邨老見予喜，爲予開一樽。  
舉杯未及飲，暴卒來入門。  
紫衣挾刀斧，草草十餘人。  
奪我席上酒，擊我盤中殮。  
主人退後立，敬手反如賓。  
中庭有奇樹，種來三十春。  
主人惜不得，持斧斷其根。  
口稱采道家，身屬神策軍。  
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

這樣描寫當時武人橫暴的情形，活躍如見，尤其是收結的兩句，有無限的沉痛和深遠的含蘊，與杜甫麗人行的

結句「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一樣地臻絕妙的境界。又如凶宅云：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往朱門內，房廊相對空。烏鴉松桂枝，狐藏蘭菊叢。若苦黃鸝地，日暮多旋風。前主爲將相，得罪竄巴庸。後主爲公卿，髮疾沒其中。連延四五主，殃禍隨相鍾。自從十午來，不利主人翁。風雨破壞隙，蛇鼠穿牆墻。人疑不敢買，日毀土木功。嗟嗟俗人心，甚矣其愚蒙！但恐災將至，不思禍所從。我今顯此詩，欲悟迷者胸。凡爲大官人，年祿多高崇。權重難持久，位高勢易窮。騁者物之魚，老者數之終。四者如寇盜，日夜來相攻。假使居吉士，孰能保其躬。因小以見大，借家可念邦。尚秦七澤內，王室亦不同。一與八百年，一死誰與逃。寄語家與國，人因非宅凶。

夠了。我們讀了上面的這些詩，便可知白居易是如何的「箴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在「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了。

白居易主張詩非獨須含諷刺，且要刺得明顯，露骨。像那種含蓄蘊藉的刺法，他覺得不足以達其「見之者易喻」，「聞之者深誠」之旨。所以他這類的諷諭詩，皆赤裸裸的將詩旨道出，徹頭徹尾地不用些微的含蓄。例如新豐折臂翁一首，當寫到「萬人家上哭啾啾」時，已經可以終結，但他定要加上「老人言，君聽取……」的一段，好像非此不足以明「戒逸功也」的本旨似的。這種拘於露骨的諷刺法，往往會使他的作品失卻文學的意味。他在和答詩十首序中說他和元稹的詩道：

頃者在科試間，常與足下同筆硯，每下筆時，輒相應語，患其意太切而理太周，故理太周則辭繁，意太切則言激。然與足下爲文，所長在於此，所病亦在於此。

這是在他自己的諷諭詩之精闢的批評。安知白居易并非沒有藝術的手腕，不過他在要實現他的「諷諭」的計劃之下，自然不能兼顧到那方面了。他自己早就知道「所病亦在於此」，但他卻也自信「所長在於此」呢。有些批評家要指斥其諷諭詩爲淺薄俚俗之作，這該是未曾深切了解白居易的思想的罷。

### 三 閒適詩

以白居易沖和澹泊的天性，加之「栖心釋梵，浪跡老莊」及「夙慕陶潛明爲人」，於是就造出他的「閒適詩」。現在我們各舉數首於下，以窺其淵源。

(1) 其思想出自佛教的，如贈王山人云：

聞君減寢食，日聽神仙說。唔待非常人，潛求長生訣。言長本對短，未離生死劫。假使得長生，才能勝天折。松樹千年朽，槿花一日歇。畢竟其虛空，何須誇歲月。彭殤徒自異，生死終無別。不如學無生，無生即無滅。

(2) 其思想出自老莊的，如養拙云：

鐵柔不爲劍，木曲不爲轅。今我亦如此，愚蒙不及門。甘心謝名利，滅跡歸丘園。坐臥茅茨中，但對琴與樽。身

去聲鎖累耳，辭朝市喧。逍遙無所爲，時窺五千言。無愛樂性場，寡欲清心源。始知不才者，可以深道根。

又如詠懷云：

晝日松下坐，有時池畔行。行立與坐臥，中懷澹無營。不覺流年過，亦任白髮生。不爲世所薄，安得遂閒情？

又如渭上偶釣云：

渭水如鏡色，中有鯉與魴。偶得一竿竹，懸釣至莫傍。微風吹釣絲，嫋嫋十尺長。誰知對魚坐，心在無何鄉。昔有白頭人，亦釣此渭陽。釣人不釣魚，七十得文王。況我垂釣意，人魚又兼忘。無機兩不得，但弄秋水光。興盡釣亦罷，歸來飲我觴。

又如齊物二首云：

青松高百尺，綠蕙低數寸。向此大境間，長短各有分。長者不可退，短者不可進。若用此理推，窮通兩無悶。椿壽八千春，槿花不經宿。中間復何有，冉冉孤生竹。竹身三年老，竹色四時綠。雖謝椿有餘，猶勝槿不足。

(3) 其意境出自陶詩的，如夏日閒放云：

時暑不出門，亦無賓客至。靜室深下簾，小庭新掃地。寒裳復岸帙，閒坐得自恣。朝景枕簟清，乘涼一覺睡。午餐何所有，魚肉一兩味。夏服亦無多，蕉紗三五事。資身既給足，長物徒煩費。若比簞瓢人，吾今太富貴。

又如秋日懷杓直云：

晚來天色好，獨出江邊步。憶與李舍人，曲江相近住。常云遇清景，必約同幽趣。若不訪我來，還須覓君去。開眉笑相見，把手期何處。西寺老胡僧，南園亂松樹。攜持小酒榼，吟詠新詩句。同出復同歸，從朝直至暮。風雨忽消散，江山眇洞互。潯陽與潯陽，相望空雲霧。心期自乖贖，時景還如故。今日郡齋中，秋光誰共度？

又如效陶潛體詩十六首之一云：

朝飲一杯酒，冥心合文化。兀然無所思，日高尙閒臥。暮讀一卷書，會意如嘉話。欣然有所遇，夜深猶獨坐。又得琴上絃，安絃有餘暇。復多詩中狂，下筆不能罷。唯茲三四事，持用度晝夜。所以陰雨中，經旬不出金。始悟獨往人，心安時亦適。

又如秋居書懷云：

門前少賓客，階下多松竹。秋景下西牆，涼風入東屋。有琴慵不弄，有書閒不讀。盡目方寸中，澹然無所欲。何須廣居處，不用多積蓄。丈室可容身，斗儲可充腹。況無治道術，坐受官家祿。不種一株桑，不鋤一隴穀。終朝飽飯食，卒歲豐衣服。持此知媿心，自然易爲足。

此外我們再舉兩首以示其『樂天主義』的人生觀。達哉樂天行：

達哉達哉白樂天，分司東都十三年。七旬纔滿冠已挂，半祿未及車先懸。或伴遊客春行樂，或隨山僧夜坐禪。二年忘卻問家事，門庭多草廚少烟。庖童朝告鹽米盡，侍婢暮訴衣裳穿。妻孥不悅甥姪悶，而我醉臥方

陶然起來與爾盡生計，薄產處置有後先。先賣南坊十畝園，次賣東都五頃田。然後兼賣所居宅，髣髴獲縶二三千。半與爾充衣食費，半與吾供酒肉錢。吾今年已七十一，眼昏鬢白頭風眩，但恐此錢用不盡，卽先朝露歸夜泉。未歸且住亦不惡，飢餐樂飲安穩眠。死生無可無不可，遂哉遂哉白樂天！

洛陽有愚叟：

洛陽有愚叟，白黑無分別。浪跡雖似狂，謀身亦不拙。點檢盤中飯，非精亦非麪。點檢身上衣，無餘亦無闕。天時方得所，不寒復不熱。體氣正調和，不飢仍不渴。閒將酒壺用，醉向人家歇。飲食或恣鮮，寓眠多擁褥。抱琴榮啓樂，荷鋪劉伶造。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年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閒日月。就以上各詩而言，已足使我們明瞭他的全部閒適詩的內容和風格了。其餘皆不出這些範圍之外。

#### 四 感傷詩

他這一類的詩，又分爲『古調詩』與『歌行曲引雜體』二類，共二百一十五首。最膾炙人口的長恨歌、琵琶行也收容在內。這兩詩，幾乎無人不知道，這裏不必引說。其餘的，我們就隨便爲其別類，將重要者各舉數首於下。

(1) 感傷自己的，如初見白髮云：

白居易的作品

又如歎老三首之一云：

白髮生一莖，朝來明鏡裏。勿言一莖少，滿頭從此始。青山方遠別，黃綬初從仕。未料容髮間，蹉跎忽如此。

晨興照青鏡，形影兩寂寥。少年辭我去，白髮隨梳落。萬化成於漸，漸衰君不覺。但恐鏡中顏，今朝老於昨。人生少滿百，不得長歡樂。誰會天地心，千齡龜與鶴。吾聞善醫者，今古稱扁鵲。萬病皆可治，唯無治老藥。

又如獨眠吟二首之一云：

夜長無睡起階前，寥落星河欲曙天。十五年來明月夜，何曾一夜不孤眠。

(2) 懷念家人親友的，如寄江南兄弟云：

分散骨肉戀，趨馳名利牽。一奔塵埃馬，一汎風波船。忽憶分手時，惘然秋風前。別來朝復夕，積日成七年。花落城中池，春深江上天。登樓東南望，鳥滅烟蒼然。相去復幾許，道里近三千。平地猶難見，況乃隔山川。

又如別元九後詠所懷云：

零落桐葉雨，蕭條槿花風。悠悠早秋意，生此幽閒中。況與故人別，中懷正無怱。勿云不相送，心到青門東。相知豈在多，但問同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

(1) 感悲時序的，如送春云：

三月三十日，春歸日復暮。惆悵問春風，明朝應不住。送春曲江上，眷眷東西顧。但見撲水花，紛紛不知數。了

生似行客，兩足無停步；日日進前程，前程幾多路？兵刀與水火，盡可遠之去；唯有老到來，人間無避處。感時良爲已，獨倚池南樹；今日送春心，心如別親故。

又如早秋曲江感懷云：

離離暑雲散，嫋嫋涼風起。池上秋又來，荷花半成子。朱顏自銷歇，白日無窮已。人壽不如山，年光急於水。青蕪與紅蓼，歲歲秋相似。去歲此悲秋，今年復來此。

(4) 傷離苦別的，如留別云：

秋涼卷朝簾，春煖撤夜衾。雖是無情物，欲別尙沉吟。況與有情別，別隨情淺深。二年歡笑意，一旦東西心。獨留誠可念，同行力不任。前事詎能料？後朝諒難尋。惟有潺湲淚，不惜共沾襟。

又如潛別離云：

不得哭，潛別離。不得語，暗相思。兩心之外無人知，深籠夜鏡獨棲鳥，利劍春斷連理枝。河水雖濁有清日，鳥頭雖黑有白時。唯有潛離與暗別，彼此甘心無後期。

(5) 感情念愛的，如感情云：

中庭暎服玩，忽見故鄉履。昔贈我者誰？東鄰嬋娟子。因思贈時語，特用結終始。永願如履綦，雙行復雙止。自吾謫江都，漂蕩三千里。爲感長情人，提攜同到此。今朝一惆悵，反覆看未已。人雙履猶雙，何曾得相似？可嗟

復可惜，錦表纒爲裏，泥經梅雨來，色黯花草死。

又如長相思云：

九月西風興，月冷露華凝，思君秋夜長，一夜魂九升。二月東風來，草折花心開，思君春日遲，一日腸九迴。妾住洛橋北，君住洛橋南，十五即相識，今年二十三。有如女蘿草，生在松之側，蔓短枝苦高，纏迴上不得。人言人有願，願至天必成，願作遠方獸，步步比肩行。願作深山水，枝枝連理生。

歎逝傷亡的，如哭王質夫云：

仙遊寺前別，別來十年餘。生別猶怏怏，死別復何如！客從梓潼來，道君死不虛。驚疑心未信，欲哭復踟躕。踟躕門側，聲發淚亦俱。衣上今日淚，篋中前月書。恰君古人風，重有君子儒。篇詠陶謝輩，風襍嵇阮徒。出身既蹇連，生世仍須臾。誠知天至高，安得不一呼？江南有毒蟒，江北有妖狐，皆享千年壽，多於王質夫。不知彼何德，不識此何幸？

又如挽歌詞云：

丹旆何飛揚，素轡亦悲鳴。晨光照閭巷，轎車儼欲行。蕭條九月天，晚出洛陽城。借問送者誰？妻子與弟兄。蒼蒼古原上，峨峨開新塋。含酸一慟哭，異口同哀聲。舊壙轉無絕，新墳日羅列。春風秋草北，山，此地年年生死別。

憤懷今昔的，如江南遇天寶樂叟云：

白頭老叟泣且言，祿山未亂入梨園，能彈琵琶和法曲，多在華清隨至尊。是時天下太平久，年年十月坐朝元。千官起居環珮合，萬國會同車馬奔。金鈿照耀石甍寺，闕殿薰蒸溫湯源。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翻。歡娛未足燕寇至，弓勁馬肥胡語喧。幽土人遷避夷狄，鼎湖龍去哭軒轅。從此漂淪落南土，萬人死盡一身存。秋風江上浪無限，暮雨舟中酒一樽。涸魚久失風波勢，枯草曾沾雨露恩。我自秦來君莫問，驪山渭水如荒村。新豐樹老籠明月，長生殿閒鎖春寒。紅葉紛紛蓋欵瓦，綠苔重重封壞垣。唯有中官作宮使，每年寒食一開門。

## 五 雜律詩

這一類的詩，除律詩外，尚有格詩等。總計有二千二百零三首。爲他的作品中數量最多的一類。此中佳作，美不勝收，較其他各類的詩，富於文學意味，且能充分表現其藝術手腕，固知白居易非無此才力也。唯內容方面，包含甚多，有開適的，有感傷的，也有徵存諷諭的，至於超此三類境界之外者亦不少，這裏我們未能詳引，僅以形式爲別，各隨便舉數首以代表這一類。

五言絕句的，如莫走柳條詞送別云：

白居易的作品

南陌傷心別，東風滿把春。莫欺楊柳弱，勸酒勝於人。

南浦云：

南浦淒淒別，西風嫋嫋秋。一看腸一斷，好去莫迴頭。

閨怨詞三首云：

朝憎鶯百囀，夜妬燕雙棲。不慣經春別，唯知到曉啼。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來巾上淚，一半是春冰。

關山征戍遠，閨閣別離難。苦勝應憔悴，寒衣不要寬。

七言絕句的，如思婦眉云：

春風搖蕩自東來，折盡櫻桃綻盡梅。唯餘思婦愁眉結，無限春風吹不開。

後宮詞云：

雨露由來一點恩，爭能徧布及千門。三千宮女胭脂面，幾個春來無淚痕。

浦中夜泊云：

開上江堤遠獨立，水風霜氣夜稜稜。迴看深浦停舟處，盧荻花中一點燈。

聽崔七妓八箏云：

花臉雲髮坐玉樓，十三絃裏一時愁。憑君向道休彈去，白盡江州司馬頭。

楊柳枝詞八首之一云：

紅板江橋酒旆，館娃宮殿日斜時。可憐雨歇東風定，萬樹千條各自垂。

送盧鄧中赴河東裴令公幕云：

別時暮雨洛橋岸，到日涼風汾水波。荀令見君應問我，爲言秋草澗門多。

別柳枝云：

兩枝楊柳小樓中，嬌媚多情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

五言律詩的，如除夜寄弟妹云：

感時思弟妹，不寢百憂生。萬里經年別，孤燈此夜情。病容非舊日，歸思逼新正。早晚重歡會，羈離各長成。

鄧州贈別王八使君云：

昔是詩狂客，今爲酒病夫。強吟翻悵，縱醉不歡娛。鬢髮三分白，交親一半無。鄧城君莫戲，猶較近京都。

清明日送韋侍御貶虔州云：

寂寞清明日，蕭條司馬家。留錫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欲別能無酒，相留亦有花。南遷更何處，此地已天涯。

彭蠡湖晚歸云：

白居易的作品

彭蠡湖天晚，桃花水氣春。鳥飛千白點，日沒半紅輪。何必爲遷客，無勞是病身。但來隨此鳥，少有不愁人。  
見敘中初到鄂寧秋日登樓詩中頗多鄉思，因以寄和云：

想爾到邊頭，蕭條正值秋。二年貧御史，八月古鄆州。絲管聞離樂，風沙見亦愁。望鄉心若苦，不用數登樓。

七言律詩的，如自河南經亂關內阻饑兄弟離散各在一處因望月有感與書所憶寄上浮梁大兄於潛七兄  
爲江十五兄兼示下邳弟妹云：

時難年荒世業空，弟兄羈旅各西東。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弔影分爲千里雁，辭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春去云：

一從澤畔爲遷客，兩度江頭送暮春。白髮更添今日髮，青衫不改去年身。百川未有回流水，一老終無卻少人。四十六時三月盡，送春爭得不殷勤。

南湖早春云：

風迴雲斷雨初晴，返照湖邊暖復明。亂點碎紅山杏發，平鋪新綠小蘋生。翅低白雁飛仍重，舌澀黃鸝語未成。不道江南春不好，年年衰病減心情。

寒巢尚書書云：室人欲爲買置一歌者，非所安也，以詩相報，因而和之云：

東川已過二三春，南國須求一兩人。富貴大都多老大，歡娛大半爲親賓。如愁翠黛應堪重，買笑黃金莫訴貧。他日相逢一盃酒，樽前還要落梁塵。

送新春李十九使君赴郡云：

可憐官職好文詞，五十專城未是遲。曉日鏡前無白髮，春風門外有紅旗。郡中何處堪攜酒，席上誰人解和詩。唯其交親開口笑，知君不及洛陽時。

喜小樓西新柳抽條云：

一行弱柳前年種，數尺柔條今日新。漸欲拂他騎馬客，未多遮得上樓人。須教碧玉羞眉黛，莫與紅桃作麴塵。爲報金堤千萬樹，饒伊未敢苦爭春。

八月十五日夜溢亭望月云：

昔年八月十五夜，曲江池畔杏園邊。今年八月十五夜，溢浦沙頭水館前。西北望鄉何處是，東南見月幾回圓。臨風一歎無人會，今夜清光似往年。

感櫻桃花因招飲客云：

櫻桃昨夜開如雪，鬢髮今年白似霜。漸覺花前成老醜，何曾酒後更顛狂。誰能聞此來相勸，共泥春風醉一場。

寄劉蘇州云：

去年八月哭微之，今年八月哭敦詩。何堪老淚交流日，多是秋風搖落時。泣罷幾迴深自念，情來一倍苦相思。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卻蘇州更是誰？

權爲格詩的，如啄木曲云：

莫買寶翦刀，虛費千金直；我有心中愁，知君翦不得。莫磨解結錐，虛勞人氣力；我有腸中結，知君解不得。莫染紅絲線，徒誇好顏色；我有雙淚珠，知君穿不得。莫近紅爐火，炎氣徒相逼；我有兩鬢霜，知君消不得。刀不能翦，心愁不能解，腸結不能穿，淚珠火不能銷，鬢雪不如飲此神聖杯，萬念千憂一時歇。

古意云：

脈脈復脈脈，美人千里隔。不見來幾時，瑤草三四碧。玉琴聲悄悄，鸞鏡塵霧幕。昔爲連理枝，今作分飛翮。寄書多不達，加飯終無益。心腸不自寬，衣帶何由窄？

霓裳羽衣舞歌云：

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內宴宴昭陽。千歌萬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舞時寒食春風天，玉鉤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不著人家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環纒纒璪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繁簫箏笛遞相攙，擊振彈吹聲邐迤。散序六奏未動衣，揚臺宿雲慵不飛。中序擘騁初入拍，秋竹竿裂

寒冰坼，飄然旋迴雪，輕，嫣然縱送游龍驚。小垂手後柳無力，斜曳裙時雲欲生。煙蛾斂路不勝態，風確低昂如有情。上元點鬢招粵婦，王母揮袂別飛瓊。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鏘。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當時乍見驚心目，疑視謫仙殊未足。一落人間八九年，耳冷不曾聞此曲。盈虛但聽由臆語，巴峽唯聞杜鵑哭。移領錢塘第二年，始有心情問絲竹。玲瓏奚復謝好儀，陳惠騫粟沈于筮。泠絃觸管纖纖手，教得霓裳一曲成。蘊白亭前湖水畔，前後祇應三度按。便除庶子拋卻來，問道如今各星散。今年五月至蘇州，朝鏡暮角催白頭。貪看案牘常侵夜，不聽笙歌直到秋。秋來無事多開閣，忽憶霓裳無處問。聞君滬內多樂徒，間有霓裳舞者無。客云七縣十萬戶，無人知有霓裳舞。唯寄長歌與我來，題作霓裳羽衣譜。四幅花箋碧間紅，霓裳寶錄在其中。千姿萬狀分明見，恰與昭陽舞者同。眼前髣髴覩形質，昔日今朝想如一。疑從魂夢呼君來，似著丹青圖寫出。我愛霓裳君合知，發於歌詠形於詩。君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拍時』。』由來能事肯存主，楊氏劍聲君造譜。君言此舞雜得人，須是傾城可憐女。吳妖小玉飛作煙，越豔西施化為土。嬌花巧笑久寂寥，娃館空蘿空處所。如君所言誠有是，君試從容聽我語。若求國色始知傳，但恐人間廢此舞。妍蚩愛劣寧相遠，大都只在人擡舉。李娟張態君莫嫌，亦擬隨宜且教取。

## 六 白詩的批評

白居易的作品

最後我們再說一說歷來對於白詩的批評。

白居易的詩以平易明暢爲特點，這我們在第一章中已略說過。但歷來批評白詩者甚多，有激賞他的，也有反對他的。如滹南詩話引鄭厚語曰：

樂大如柳陰春鶯，東野如草根秋蟲，皆造化中一妙。何哉？哀樂之真，發乎性情，此詩之正理也。

這是稱羨白詩能抒發其『樂天』的性情之長處。又如王若虛滹南詩話說：

樂天之詩，情致幽遠，盡入人肝脾，隨物賦形，所在充滿，殆與元氣相伴。至長韻大篇，勸數百千言，而順適愜當，句句如一，無爭張牽強之態。此豈攔斷吟髮，悲鳴口吻者之所能至哉？而世或以淺易輕之。蓋不足與言矣。

這是贊賞他的詩具備情致，氣勢，及自然不造作之妙。這和第一章所引趙翼甌北詩話之說的見解相類。又如唐宋詩醇云：

唐人詩，篇什最富者，無如白居易詩。其源亦出於杜甫，而視甫爲更多。……根柢六藝之旨，而不失乎濫厚和平之意，變杜甫之雄渾蒼勁，而爲流麗安詳，不襲其面貌，而得其神味者也。而杜牧譏其纖豔淫嫵，非莊入雅士所爲。夫居易之莊雅，孰與牧？牧詩乃纖豔淫嫵之尤者，而反脣以替居易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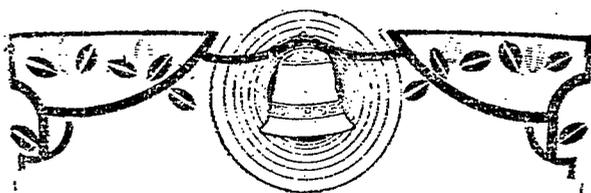
前面說白詩之源出杜甫，而以性格異其趣，這見解很愜當。後面痛斥杜牧的批評之謬，極力爲居易辯護。其實，杜

換所說的

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者，纖豔不遠……流於民間，疏於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褻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從一方面看固然是排斥居易，但從另一方面看，則卻爲白詩增價了。因爲杜牧是貴族文學的作者，白居易是平民文學的作者，兩人所走的路根本不同。以貴族文學的作者去排斥平民文學的作者，這是思想和主義的問題，並非作品的問題。事實上平民文學既非沒有價值的，那麼白居易以平民文學的作者的手腕，能把作品寫到使『子父女母，交口教授……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的地步，這便是他的大成功，大價值了。

總之，天下事的是非，是沒有一定的標準的，『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而已。以上不過隨意舉一二說以資參考。究竟白詩的價值怎樣，我們還是先深切地去了解白居易的思想，性格，環境，次而仔細體味其作品，然後由各人自己的所得而下估定，較爲妥當罷。



版權所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三版機紙本

白居易評傳

全一册 改正定價肆一元五角

(原價肆元五角)

編著者 郭 虛 中

發行人 吳 秉 常

印刷所 正 中 書 局

發行所 正 中 書 局

(579)

重慶市圖書館雜誌卷五期三圖字第三一號存查證

